

傳經室文集



傳經室文集

南林劉氏
求恕齋刊

上海古籍
書店重印

傳經室文集序

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經術湛深譔述宏富於道咸間最爲老師所著說文通訓定聲以經進御故行世最早而遺書未刊者尙多此傳經室集十卷則先生所纂襍文也竊嘗論之六朝以前文筆綦嚴非夫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文士不以之編集故昭明之序文選曰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斯其義已當時惟王粲集載難鄭康成

尙書事困學紀聞云凡有二篇顏黃門嘗舉以問鄴下諸儒皆曰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此雖北士見聞之舛陋亦以魏晉文集少有此體也降及唐宋則論著立意之篇入集矣逮國朝則攷證之文亦入集矣龔定庵有言本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蓋休甯高郵諸大儒以其樸學倡導於世學者承流靡不爭以攷證鳴一名一物有說焉一字一義有訓焉簡絲數米則筆之爲札記爲胾錄又以其成篇幅具首尾者悉

舉而納諸文集以爲龍蛇之菹故稽 國朝一代別集
自桐城陽湖古文家及一二爲駢儷之文者外凡名於
藝苑者胥是物也就其善者亦能卮經畚函雅故比諸
不賢之識小其不善者爲之或且繁言析辭碎義逃難
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而疑古惑經諸異
說漸亦萌蘖於其間至是而集之稱濫而集之體龐誠
九流之所不能賅而七錄之所不能部矣昔俞理初目
所造曰類稿近孫籀廬亦題所著曰述林彼實感夫文
與質之不相麗而思有以正其名也先生此集固不離
乎攷證者近是曩吾校刊揚子劉伯山通義堂文集繁

徵明辨致爲淵肆先生博不及伯山而翔慎似過之至
其他文所謂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者亦皆錯華比
采鏗鏘可誦則又非專治攷證之儒所能兼逮矣雖此
區區小集或非先生精詣所寄而要未嘗不可見先生
爲學之一斑亦安可少也哉校旣成因僭述文集與時
遷嬗之槩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癸亥端陽吳興劉承

幹

傳經室文集目錄

卷一

禘說

魯禘說

輓輒說

有馬千駟說

旅酬下爲上解

斯焉取斯解

學如不及解

植杖而芸解

賢賢易色章解

巧笑章解

古人言教名目

田稅軍賦說

什一說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雖萬鎰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卷二

易言西南東北解

復卦彖詞解

臨卦象詞解

損益二卦解

升卦說

革已日乃孚解

賁彖傳解

剝彖傳解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二日後庚三日解

易禘說

卦變說

兩儀四象八卦說

駁虞氏解解卦義

易總說

易糶說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作爻辰補義書後

作互卦卮言書後

卷三

說文通訓定聲自序

說文

通訓

定聲

轉注

段借

聲母千文

卷四

書說 尙書學凡例附

夏小正補傳序

小爾雅約注序

孔子三朝記序

刻參同契序

古今韻準自序

儀禮經注一隅序

六書畧借經徵序

離騷補注序

卷五

臨嘯閣詩餘自序

朱氏支譜序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朱質齋

培文

桂林山房詩鈔序

朱謙山

鐘

羣玉山堂文集序

胡伯臣

文銜

詩集序

施秀亭

文鐘

詩集序

近月樓存稿序

平西域頌序

郭年伯雲逵舍人八十壽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卷六

蘭谷族兄攀轅圖跋

佩韋之室跋語

書明史後

書雅堂昌黎集後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復費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

蔣宮保節相壽啟爲張蘭渚中丞師誠作

請期報幣復啟爲謝士樛廣文作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屏山朱氏節孝祠記

重修江震縣學增建松陵書院記爲劉別駕文澈作

記宋助教佚事

記劍俠

風霾紀異

卷七

家萸亭先生傳

僕者陳忠傳

余君振昌小傳

吳卿憐傳

孔方傳

贈奉政大夫鹽課司提舉候選訓導廩貢生謝君

墓志銘

謝母懸眞文

爲謝夢漁作

潘母陳太宜人祭文

卷八

孔孟紀年

杜少陵年譜

唐李白小傳

唐李益小傳

卷九

答太歲太陰問

靜天說

明嘉靖大禮說

養菽二字辨

楊揚一字辨

管仲卒辨

四配十哲考

釋鬼

恕字銘

爲朱鏡蓉作

卷十

文字聲音源流

石鼓考

策問二首

擬乙未江南鄉試對策

擬臯已求賢詔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傳經室文集卷一

求恕齋叢書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禘說

禘於文爲元帝祭五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大傳曰
不王不禘凡諦審昭穆與遞及毀廟之說皆非也所祭
者太祖所自出之帝其位東面以太祖配位南面兩主
而已凡鄭氏天神主北辰地元主崑崙人鬼主后稷爲
三禘及南郊祭感生帝又禘兼羣廟與禘各于其廟諸
說劉歆禘爲終王王肅禘及毀廟賈逵禘與禘一祭二

名胡寅天子有禘無祫諸說皆非也周禮曰肆獻裸亦曰追享卽禘之別稱凡以殷祭爲禘以饋食爲禘混于大祫以王制之夏禘祫禘爲禘混于殷代時祭之名以祭義之春禘爲禘以郊特性之饗禘爲禘混于時祭之禴以春秋之吉禘爲禘混于喪畢之吉祭以商頌之長發爲禘春秋之禘太廟爲禘混于時禘皆非也其時則舉于孟夏凡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禘又三年祫五年禘又禘夏祫秋禘大祫小諸說杜預三年禘五年祫孔穎達禘祫相距各五年徐彥禘祫皆三年毛氏禘以春諸說皆非也大抵諸儒以祫混禘又以時禘混大祫更

天而推之五帝日月星辰方邱社稷山川或一歲一祭
或一歲再祭由隆而殺也天子之祭宗廟歲有六仲春
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大禘仲冬烝羣廟四祭
毀廟一祭太祖所自出一祭由親而疏也據漢儒之說則禘有三王制夏曰禘此爲時禘夏商之禮也周祠禴嘗烝外以禘爲殷祭五年而再行之與三年之禘異此殷禘也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五年一祭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此大禘也凡禘必羣廟之主皆合食故曰審諦昭穆爲禘自唐之陸淳趙匡爲異說而後儒聚訟紛紛矣

魯禘說

禘享帝也康周公故以賜魯然惟周公廟祭配以文王其禮同于天子之禘始得謂之禘厥後乃僭用于羣廟

雖不享帝統名曰禘矣

祭統內祭則大嘗禘即春秋所書之禘僭後之侈詞也

且

晉無祭文王之事亦大其稱曰禘矣

襄十六以寡君之未禘祀

名實

之紊相沿不察故如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別

立新廟成而吉祭因喪未畢而書之也僖公八年禘于

太廟是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致夫人而書之也文公二

年大事于太廟亦合祭于周公之廟因躋僖公而書之

也公羊曰大禘穀梁曰禘嘗魯語曰烝昭公十五年有

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是祭武公廟因叔弓卒而書

之也

明堂位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武宮即世室不毀之廟非成公六年所立之武宮也公羊則曰武公

之宮服虔曰鞏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殆因傳有禱煬宮之事比例而附會其詞初無確據昭公

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是祭襄公之廟也定公

八年從祀先公傳曰禘于僖公是合祭于僖公之廟因

躋閔公而書之也實皆時禘不及毀廟主王制所謂禘

禘此殷禮之名周之禴也禘嘗禘烝也其孟夏之祭文王于周公

廟為禘孟冬之兼祭遷主于周公廟為大禘歲以為常

書不勝書春秋略之或曰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此非禘乎曰此或即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夫

子於時助祭也因魯有禘故凡祭傳皆以禘稱之時俗

相沿成習耳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所賜何謂

非禮非禮蓋指此也或曰史角之錫始自惠或曰行父之請僭自僖說亦不一當以明堂

位爲據然所謂不欲觀者專歎魯君臣莅事不敬非譏僭

禮亦與陽貨時事無關或人不察乃與夫子論禘則制禮精微之意以及儀文度數之間或人既不足與深論而羣廟之僭臨事之怠更有不容不諱者故以不知謝之指掌二語猶言于天下之事惡能一一盡知非必如禮記所引之旨也曰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是禘禴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是禘嘗夫子不及觀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與二十五年左氏傳所云禘于襄公萬者二八

本作二人字之誤也二人不成舞

考其時夫子皆在魯而萬

者二八尤與不欲觀意相合曷以見其爲定公八年乎
曰昭公十五年夫子年二十有六尙少且有事云者簡
略之詞並難定禘也若二十五年禘于襄公注襄公別
立廟則非禘可知也至以不欲觀爲歎公室之卑則又
何必旣灌而往且夫子是年適齊其前後時日亦不可
考在魯與否更難臆斷又兩祭皆在夫子未仕時旣非
助祭何以得觀總之夫子所言或大禘或大禘或時禘
或常祭之從魯稱禘均未可知必欲揣而知之則順祀
先公之明年夫子爲中都宰又明年進司空司寇前後
居魯十餘載于情事爲近耳又按易觀卦盥而不薦馬

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如此解不欲觀以明灌禮之特盛其義亦古

輓輓說

爲政篇輓輓包注未爲鶻突後人聚訟乃將衡鬲下面又牛馬頸處有缺所謂輓輓者以當輓輓之名不知此名爲鞫亦謂之烏啄又謂之鞫不得便指爲輓輓考車制大車柏車羊車皆兩轅駕牛其形直一半在轅內牛頸低故轅前無須曲而上也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在軾前者一丈四尺柏車轅長一丈八尺在軾前者九尺羊車

考工不言其度不可考田車兵車乘車皆一軛駕馬其形曲兩馬在軛外馬頸高故軛前不宜直也軛皆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軛前曲而上者一丈凡轅兩端下橫六尺之木一其名曰鬲軛端下橫六尺六寸之木一其名曰衡衡與鬲上面皆平下面扼牛馬頸處有缺以隔牛不使外縱也曰鬲以其上平也曰衡以其下面扼頸也故鬲與衡皆可曰軛鬲也衡也軛也一物而異名也其缺處則有專名曰鞬見左傳又曰烏啄見釋名又曰鞬見說文至與大車之軛小車之軌則一槩無涉包注軛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蓋轅端與軛本不連屬但以繩革

縛之未必堅實因用一橫木固抱之然後加縛所謂輓也輓上輓上轅上想各有柄鑿連繫之處今雖不可考其形式要之輓必有二左右各一以爲轅與鬲之關鍵相持令固而後縛之也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者小車之衡卽大車之鬲衡鬲亦可通言耳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輓卽鬲此誤解橫木二字爲鬲不知橫木卽輓非鬲之衡在下者也包注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蓋轅亦與任正之木之通稱卽輓也輓端與衡本不連屬因子輓端上曲處用一關鍵以鉤之所謂輓也輓上衡上必有鑿以受輓如轄之貫軸似當用鐵或如輓之用木輓上輓

上衡上各有杓鑿相持之處亦難臆斷要之軌是軻與
衡之外另一關鍵之物也說文軌車轅端持衡者轅與
軻亦通言之詞義與包說合諸家謂軌卽衡非是至曹
寅谷四書摭餘說并謂小車衡之下別有一曲木名軻
斯又不通之尤者也休寧戴東原先生撰考工記圖其
說與鄙見合而言之不詳且詆包氏以踰丈之軻六尺
之鬲當咫尺之軻軻更不能不爲包氏訟寃吾不如爲
車軻者巧
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見韓
非子說文軻或作輶或作輶輶从元不兀愚按易
剝机書机机皆訓不安太元經圓方机机其內窾換注
亦訓不安兒象小兒頭凶未合形元始也兀則趾也以
六書求之俱與鬲軻衡三字義無涉其月爲一物無疑
○禮書曰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韉端

曰輒牛車轅端曰輒此又一異說也○羊訓善蓋字之
譌非以羊駕車○墨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鵠不
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
韓非所引不同○鄭注論語曰輒穿轅端著之輒因轄
端著之其解甚明晰○太元經曰拔我輒輒貴以信也
曰拔則鍵可知矣○別取曲木爲輒其說蓋本于皇氏
疏他無所見然皇專言大車而
曹之升又變其說專言小車

有馬千駟說

按有馬千駟猶曰爲諸侯也左傳哀公八年鮑牧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此其誼孟子繫馬千駟弗視
也同或曰下文引詩誠不以富故知有馬言富予曰此
二句舊說本在子張問崇德章此章別有闕文程子以
爲當在此章之首則易繫辭傳引經之例胡氏以爲在

其斯之謂上則表記坊記引經之例文理皆順但未見其必然耳且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不聞以馬富者備也古與福同訓故洪範言富而貴在其中古貴字謂物價不賤故从貝非後世顯爵之說我行其野小序刺宣王之詩其時富字原兼貴言至孔子時雖已分別然引經當仍古訓也周禮馭貴借貴爲位後世所用富貴字殆本于此

旅酬下爲上解

凡主人酌酒奉尸與賓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旅酬之禮始

于堂下設尊酬賓西階賓奠觶而不舉

此後有獻眾賓
獻長兄弟眾兄

弟內兄弟
非旅酬兄弟弟子阼階下舉觶自飲酌以酬長兄弟

長兄弟亦奠觶而不舉于是賓取所奠觶酬長兄弟長

兄弟酬賓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徧此旅酬正禮也弟

子舉觶是下爲上由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觶于

其長眾賓酌酬兄弟之黨眾兄弟酬賓之黨此爲無算

爵之禮賓弟子亦然猶旅酬之下爲上也皆逮賤之義

爲字孔疏讀平聲謂下者飲在先是爲上也

愚按言行
禮同于上

胡應麟讀去聲則代上之意也又孔以卑幼見答于長

者爲逮賤朱子以遞遞相承及沃盥者爲逮賤義得相兼

至任鈞臺以旅酬之禮在繹祭時行之則據少牢饋食若不饋尸則無旅酬而天子諸侯之饋尸在明日繹祭也然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而少牢禮所云乃謂下大夫不饋尸禮殺也其三獻後主人辨獻堂下并內賓厥後兄弟後生亦舉觶于長遂交錯爲無算爵是闕旅酬正禮不闕無算爵一節也以此推之天子諸侯繹祭時自有旅酬正禮如絲衣之詩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可證正祭時亦當有行神惠之禮如周禮司士禮記祭統所云賜爵者也且中庸言序昭穆序爵序事燕私一直說下皆正祭日事不應中間插入明日一事使文理不順

故讀中庸亦正可以見天子諸侯旅酬之禮專主繹祭說似泥若所謂內賓之少者與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解于其長實足補注所未備確覈不磨又鄉飲燕射旅酬皆無子弟舉解事而推天子諸侯祭禮則旅酬當亦有四次舉酬又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惟禮器周旅酬六尸文武與四親廟此祖宗相酬也周禮司士禮記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爲一穆爲一卽旅酬之終無算爵之事也又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氏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則此正下爲上之事

斯焉取斯解

按此章是美子賤治單父能咨詢賢士而任用之也說苑孔子問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得者三學益明朋友親戚益親子曰君子哉若人又子謂子賤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曰不齊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又有賢于不齊者五人師事之而稟度焉宋書子賤宰單父辭于孔子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瀕行過于陽晝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厚味子賤未至單父有冠蓋迎之者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鱈也旣至請

其耆老賢者與之共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
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以身親
之亦治子賤任人故逸巫馬任力故勞家語子賤爲單
父有才智任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則此節取字卽
汝得人焉爾乎得字上斯斯子賤下斯斯君子無疑上
文無德字下斯不能斯此德也

學如不及章解

程朱釋此章皆鶻突後來講家直說如學如不及猶恐
退又說成學如不得猶恐失又說如學如不及又恐失
之皆非是古注則謂學如不及于熟雖得猶恐失之本

文無純熟意於不及下強添熟字爲解亦非愚謂此卽
大學知止有定之功亦卽文言知至至之之事如不及
猶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是狀其至之之
定力猶恐失猶曰心嚮往之毋迷其途也是狀其知止
之定識之字卽指欲及之準的言如此解乃覺字字著
實及與失從來不作反對字鄙見如是以俟達者定之
又按如字若依古注作倘使解亦可言知所當及之程
而因循姑待不卽及之則猶恐終失其所見之明也此
以儆學者能知不能行之弊

植杖而芸解

芸香草也此芸字假借爲穎穎之或體作菘除苗間歲也穎有二詩曰或穎或紆此播種後苗生三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耐風與旱也又詩曰以耨荼蓼此苗旣成後陳草復生有莠及童節生乎其間又以耨耨之耨頭金廣六寸入于苗間所謂立苗欲疏也耕用耜廣五寸耨用耨廣六寸丈人之穎當在苗旣成之後不則無取于莠

賢賢易色章解

此章盡倫專指生質之美樸誠無僞一等人說未學非虛擬之詞乃實指之詞卽如事父母一項小孝用力禮

有明文事君致身亦非必如龍比之類卽召忽荀息亦是當與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節參看爲時文者好作闕大涵蓋語實非此處神理吳氏以爲子夏抑揚太過亦屬認錯孝子不匱如舜之大武周之達臣事君以忠如伊周諸葛豈不學者所能爲哉至首句賢賢易色是指夫婦一倫朱注當云賢婦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下當云必其生質之美雖或未嘗爲學我亦謂之已學也

巧笑章解

按巧笑倩兮倩假借爲彰字清飾也盼目白黑分也素絢句總上兩句言如繪事之先布五采而以素分布其

間以成文也蓋凡笑則面有紋理如素之分布成文目之黑白相間亦似之故素正所以成絢夫子引攷工畫績之事後素功明之子夏因悟禮之節文所以緣飾仁義智信之美質使昭昭然布于事而有條不紊者亦猶是也集注固誤鄭氏謂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亦尙混又按繪色會五采也與繡同訓績織餘也一曰畫也據說文則績爲正字繪爲段借

古人言教名目

周禮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而施十有二教焉教敬教讓教親教和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制爵制祿

是也禮王制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書敬敷五教五常之教也禮經解五教詩書樂易春秋也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四教卽詩書禮樂也論語四教文行忠信也三教後世所謂儒佛老也兩教漢時所謂名墨也禮記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老子聖人行不言之教

田稅軍賦說

古者大師用眾無過六軍詩書言六師周禮言六軍卽六鄉之七萬五千人也六遂爲副倅以備非常舊說出軍先六鄉賦不止次六遂又次公邑及采地又次畿外

諸侯是也先王無養兵之名而隱其事于溝洫鄉遂洫澮之多其制什倍于都鄙康成治洫澮不出稅之說于都鄙言之愚謂移其說于鄉遂則曰稅輕而軍賦重正與都鄙之田稅重而軍賦輕相爲表裏臨事欲重得其死力平時宜厚養其身家也且都鄙洫澮稀少農人固得兼治之耳按出軍之制七萬五千人出六鄉其牛馬車輦當供之甸地公邑計甸地十二同三分存一實受田三十六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公邑之民二十八萬五千家供革車千乘馬萬匹炊家子及固守衣裝廩養樵汲等二萬五千人司馬法所謂通爲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者井通成等只是田數之名不干井法三百家一乘亦大判言之實二百八十五家一乘三百家三十八人實三百四十二家三十人也若出軍兼起六遂七萬五千人則馬牛車輦當供之稍縣置公邑計三等共八十四同八十四萬里除封國之采地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里餘公邑三分存一實受田一百九十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家以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之可得三千四百二十七乘

七三四
三七五馬一

萬三千七百十一匹

紕九二七五
作一匹

牛四萬一千一百三

十二頭贏八一甲士一萬有二百八十三人贏二〇

二五步卒二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贏八七如不計

六遂出師稍邑供之稍出師縣邑供之縣出師彘邑供

之采地助師惟出人不出馬牛車輦至其中通融配給

之法愚月有細推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乃會

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

餘為羨又曰凡國之大事致民此言六鄉故不及車甲

器械大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又曰凡令賦家三人家一

人云云與小司徒可任也者云云同皆言六鄉鄭注邦

國非也遂人以下劑致卽五十七又曰簡其兵器又

曰登六畜車輦此言甸之公邑也稍人掌邱乘之政令
縣師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云云小司徒井牧其田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不及丁稅此皆言稍縣置三等之
地也總之鄉遂之法以五起數田制卽兵制都鄙之法
以九起數足食非足兵鄉遂重教都鄙重養溝洫之法
不重田稅而重軍賦故所稅較少井田之法不重軍賦
而重田稅故所稅較多先王體國經野之道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百世而下固可以目覩手揣者矣至于八家
九家之法尙可相通九夫十夫之制斷不能合治洫治
澮之說或可兼參甸乘成乘之殊必難強混是貴信古

而不泥乎古尊經而善體乎經者無膠柱鼓瑟也

什一說

九一什一之制先儒迄無定解按周制授田以三等均

勻配給總以百晦爲率故孟子曰周人百晦而徹據鄭

康成通率之說則井田法每家百晦助十一晦一分一釐不盡爲九中之

一溝洫法每家百晦貢九晦零九釐不盡爲什一中之一其數皆畸零

無準井田法九家同井尙可通融湊合至洫澮法以十

夫百夫千夫萬夫爲界以五家二十五家五百家二千

五百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聯割配紛紜殊非政體安

得曰十一家而貢百晦耶據趙岐同漢書廬舍之說則

井田法每家百十畝助十畝爲什外之一溝洫法每家百畝貢十畝爲什

中之一什中之一固是什一什外之一實百中之九九

不盡即什中之小九分不盡于其實皆什一之義不合

且每家又各授二畝半不出稅亦屬添出遷就合兩說

參之鄭則鄉遂輕而都鄙重趙則鄉遂重而都鄙輕總

與孟子皆什一皆字難通愚按孟子所云什一非約分

之數乃子數也其母數則百也其實皆什一什一字專

頂周人百畝而言貢亦什一助亦什一故謂之徹而夏

殷之亦皆什一可知如孟子井田法每家一百十二畝半助十二畝三分

七釐合八家得九十九畝其一畝則何休注公羊所謂

其鑿一井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許慎說文井

字注所謂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井方一畝

不取民稅如周禮井田法每家一百畝助十一畝合九家亦得九

十九畝如溝洫法每家百畝貢十一畝合十家得一百十畝也惟

周官園廛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漆林

二十而五此言漆林之征上地食者參之二下地食者參之一

孟子白圭曰二十而取一此言田稅等文此乃約分之數故

必加而字之字爲句至周官近郊十一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此承上文言園廛之征論語二吾猶不足此言田稅則皆與孟

子此篇什一同爲子數也臆說如此存之以俟考

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說

天下生齒有增無減則劉氏皇氏夏殷民多周民少之說非也什一之制天下中正則熊氏夏殷百畝之夫止稅其五七十周乃畝盡稅之之說非也溝洫既定更張則擾則陳氏夏殷田少周田多之說及徐氏夏殷儉約授五七十而用足周則彌文不得不加多之說皆非也井田始于黃帝不始于夏洪水之後禹特脩之而已則金氏區皆百畝夏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股十二家受之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似屬可通但十六家當是十八家之譌而殷則授十二家不足授十一家有餘

若云十二家則公田只六十畝矣終難牽配則亦非也
一井之田肥瘠不至懸殊則袁氏三代皆百畝夏以五
十爲萊田商以三十爲萊田之說又非也至金氏周世
君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
尤爲無理豈夏商之士工商皆兼農耶惟舊有周尺狹
小于古之說謂周百殷七十夏五十其地實同合之王
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其
論較爲允協但逐細推之得數亦不甚合只可存其大
略而已若欲合數夏須以方九尺爲步而用十寸之尺
則當周之九十九畝稍細殷以方八尺五寸爲步而用九寸之尺則當

周之一百畝稍贏 周則以方八尺爲步而用八寸之尺按夏以十寸爲

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六十四尺百步爲晦橫八尺從八

百尺積六千四百尺是五十晦爲積三十二萬尺也夏

之五十畝當殷六十一畝奇當周七十八畝奇當周末

一百二十二畝奇殷以九寸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五

十一尺八寸四分百步爲晦橫七尺二寸從七百二十

尺積五千一百八十四尺是七十畝爲積三十六萬二

千八百八十尺也殷之七十畝當周八十八畝奇當夏

五十六畝奇當周末一百三十八畝奇周初以八寸爲

尺方八尺爲一步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百步爲晦橫

六尺四寸從六百四十尺積四千零九十六尺是百畝

爲積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尺也周之百畝當殷七十九

畝奇當夏六十四畝當周末一百五十六畝奇周末六

寸四分爲尺方八尺爲一步積二十六尺二寸一分四

釐四豪百步爲晦橫五尺一寸二分從五百十二尺積

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寸四分百畝爲積二十六萬二

千一百四十四尺周末百畝當周初六十四畝當殷五

十一畝奇當夏四十一畝弱秦仍以八寸爲尺改六尺

爲步每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百步爲晦橫四尺八寸

從四百八十尺積二千三百零四尺漢景帝以八寸爲
尺方六尺爲步積二十三尺零四分改定二百四十步
爲畝橫四尺八寸從一千一百五十二尺積五千五百
二十九尺六寸今以十寸爲尺改五尺爲一步積二千
五尺二百四十步爲畝橫五尺從一千二百尺積六千
尺○三百六十步爲一里一百八十丈積九千尺○積
步求畝二四除之積尺求畝以長廣相乘以六除之反
畝爲步二四乘之步化爲尺以五乘之尺化爲步以二
乘之

雖萬鎰解

萬鎰有主價值之少言有主價值之多言二說似皆可
通趙注鎰二十兩鄭康成曰三十兩又史記注臣瓚曰
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鎰者二十四兩斤
者十六兩又前漢食貨志黃金以鎰爲名然則萬鎰云

者卽二十兩計之衡以今時黃金之值大約得銀四百萬兩就玉論玉似不可謂之少且萬盈數也凡言物之少者不應以萬計故以玉較國家玉自輕國家自重就玉論玉尙未說到國家不得先以萬鎰謂形玉之輕若果輕玉何不云雖有璞玉於此止萬鎰不然何不云今有璞玉千此雖一鎰而必以值四百萬兩者形其少耶雖玉之爲寶者或更有累其數至千萬萬億萬要之以萬爲少詞總無是理況禮喪記朝一鎰米夕一鎰米方氏注米二十四分升之一鎰本觔兩之名其數可以言米何必不可言玉或孟子只言璞玉觔兩之重而解

者誤泥于鎰之必以名金因以價值當之耳夫萬斤之玉亦不可言少主少之說展轉思之究屬牽強揣孟子之意若曰今有萬鎰之璞玉爲王所寶宜珍重愛惜不輕予人者然雖珍重愛惜以其尙是璞不得不使人彫琢而必盡授其權于玉人正惟寶玉愛玉之故耳可知國家雖寶貴愛惜不得不予能治之人治之乃獨不然是何異以玉使玉人仍掣其肘而教之至壞此玉乎言萬鎰不過作愛惜國家影子注補愛之甚也句正是跌出至于神理故知至于二字是從必使反接非與萬鎰比較若將國家與玉較量輕重便多窒礙矣

書孟子告子篇食色章簡端

告子殆爲公孫龍之學者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子高欲正之謂子高曰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昔楚王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亦曰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所謂人猶龍之異白馬于謂馬也子高退而謂平原君曰春秋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詩曰素絲不言絲素禮有緇布不言布緇驪牛玄武亦然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色以名別內由外顯楚弓之說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欲廣

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公孫龍子云公孫龍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爲守白之論爲白馬非馬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非形形非色也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其白馬論云或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黑黃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黑黃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

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
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
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白白
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
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
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
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城郭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詞
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

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
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
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
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
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此篇文字真
所謂白戰不持寸鐵者又堅白石論其辯亦同外更有
通變論指物論名實論諸篇法言謂公孫龍詭斷數萬
以爲法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
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呂氏春秋公孫龍言藏
三牙甚辯孔叢子作臧

三耳。○史記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緹之。○莊子公孫龍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達矣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無所開吾喙魏牟曰云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列子樂正子輿言公孫龍之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其尤者有善射者後鏃中前括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之說又有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孤犢未嘗有母之說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

孟子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由周而來七百餘歲考

考中西麻法皆以角爲宿首因開闢首日昏時之中星也今以恆星本行逆推之約角宿退九十度必爲中星計年則七千矣孔子生周靈王己酉至今道光壬辰相距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生民以來至孔子時當有四

千餘年

按自開闢至明崇禎癸未太西云六千八百三十九年

又據竹書紀年考定自武王十三年壬辰爲周之天下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計七百三十有六歲今史鑑多七十二年蓋承劉歆厯譜之誤故與孟子語不合歆不明厯理妄增三代年數爲三統厯譜後漢尙書令忠早議及之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厯譜誤以魯煬公六年爲六十年魯獻公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今史鑑諸書承其誤按今周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也

按惟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以來五百餘歲傳之者亦已眾

多云云孟子若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推至趙岐卒于漢建安六年而其出亡箸書則尙在延熹時僅四百五十年而云五百餘者蓋趙以孟子親受業于子思而生必前于烈王卒必前于赧王也惜乎趙不箸孟子生卒無所據以考信耳或曰此統孟子生時而計之

傳經室文集卷二

元和朱駿聲撰

吳興劉承幹校

易言西南東北解

中土人物所居之面以大地全球絜之天體祇在東北
一小隅所居在東北則所向爲西南也而以中土之天
頂言之則赤道爲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春分日在東
北之赤道一交秋分日在西南之赤道一交也以赤道
之南北極言之則地平又爲東北與西南之一斜周夏
至後大暑前日在東北之地平一日冬至後大寒前日

在西南之地平一日也然則因所處在一偏故視太陽之行非出于正東沒于正西所謂東者乃在東北所謂西者乃在西南也彼居赤道一周之下者則寒暑晝夜終歲如春秋分而赤道爲正東西矣彼居黃道一周之下者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而黃道爲正東西矣此天之四方也至于中土之地爲全地中十五分之一耳其徑本計二十四度四千八百里今版圖日廓較昔爲增大約爲天體東北亞細亞一大州中之一處而在其東南故以天視地不啻一粟而以全地視中土又不啻彈丸地有上下東西而無南北所謂南北者準于天而言

之地面之南北天之南北也猶天有東西南北而無上下所謂上下者準于地而言之天之上下地之上下也地雖有東西而無正東正西以偏在東北也故易詞不直曰西而曰西南不直曰東而曰東北準于天體而言也至主乎中土爲言則曰西郊西山南征矣以天體之西南喻文王之西岐以天體之東北喻紂都之在東也卽王室如焜父母孔邇之意六州所以歸也吾故曰易彖詞非文王作爻詞非周公作特有曰自我西郊者則當時作易之兩聖人必生岐西耳孔子曰易之興也于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又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孔子

之不以彖爻爲文周作可知

復卦彖詞解

復冬至之卦也太陽周天行度一歲之中有盈縮卽西法所謂高卑行也今時自冬至至春分黃赤道交行八十九日三刻十一分爲盈初自春分至夏至最近赤道北極處行九十二日十時六刻十分爲盈末二限自南陸而斂于北陸故厓家謂之斂自夏至至秋分黃赤道交行九十三日七時一刻八分爲縮初自秋分至冬至最近赤道南極處行八十九日八時三刻五分爲縮末二限自北陸而發于南陸故厓家謂之發但此四限盈

初盈末則每年遞消一分縮初縮末則每年遞長一分
故隨時不同計今道光初年距商末約三千年相差二
十五時盈初限當爲九十一日一時三刻十一分盈末
限爲九十四日十一時六刻十分縮初限爲九十一日
六時一刻八分縮末限爲八十七日七時三刻五分

時刻

分據今鐘表法

蓋以大地全球絜之天體則中國人物所居之

地面在東北一小隅故太陽行赤道外近南極自人視
之爲遠爲卑行赤道內近北極自人視之爲近爲高近
則正射故暑而晝長遠則旁射故寒而晝短
太陽每日行黃道一
周而天挈之東移一度故非日之行真
有遠近天實挈之使遠挈之使近也
知此可與講復

卦彖詞矣復反也出入無疾者太陽出入于赤道內
外至冬至而無可疾速行漸遲也朋讀曰明日爲大明
自南而北則近于人故言來也咎文从人从各各者相
違無咎者不相違也或以日月爲明解則冬至不必在
朔月雖出入近于黃道而一歲有
十三次周天其往有十三次其來亦有十三
次則反復其道者十三次矣與來復之義隔反復其道
者太陽一周天反而復于其路厥元所以起冬至也七
日者冬至至秋分二百七十七日七時四刻此九個月
爲萬物生成之時人所喜悅冀其來也除九個月整數
餘七日奇舉尾數而言也冬至而後天道發育以美利
利天下故占曰利有攸往也孔子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曰天行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其

義昭然若揭

盈麻縮麻生于最卑行最高行前古最卑行在冬至前近古與冬至同度今時則已

後冬至約四時五刻二分有奇其差測得每年一分一秒十微

秋分至冬至閉塞之時

人所畏惡故臨曰至于八月有凶

秋分至冬至八十七日七時有奇三個月

整數內虛二日五時奇則自復言之曰七日復自剝言之曰二日剝自臨言之曰至于八月有凶自觀言之

可曰至于三月有吉其理一也○復卦七日焦贛京房揚雄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范長生郎顛闕子明王

弼而下十六家皆主六日七分之說按山堂考索有辨難十二條王昭素宋咸何楷所駁甚正子夏而下四家

皆主自剝至復隔坤六爻兼復初陸績虞翻侯果褚氏莊氏而下十四家皆主自姤至復按臨卦言月復卦言

日詞例兩岐龍仁夫一家主自復初一陽麻六爻反初按既復矣何用再尿朱子語錄十家皆主本卦震體之

說謂震屬少陽為七位于東為日于剛爻為長剛長之體來于坤下是為七日吳鼎易堂問目取此按此仍自

娠至復之說日月字不便借用以太陽一周定日故謂之日以太陰合朔定月故謂之月豳風一之日二之日加一之字猶云十一月之日十二月之日耳與此不同

臨卦象詞解

臨大寒之卦也

大寒見魯語

文王時自大寒至秋分二百四

十八日奇約之爲八閱月雖似夏正之八月卻不作酉月解猶云八個月耳蓋秋分中氣須按年實測亦可在戌月不定在酉月也太陽自冬至後行度漸遲至春分後每日不及一度故晝永夏至後晝雖漸短然每日仍不及一度至秋分後乃過于一度而甚疾至冬至而極此所謂天行也孔子曰剛浸而長剛者晝也長者晝之

永也繫辭剛柔者晝夜之象此其義也大寒以後太陽
自南而北漸近于人故曰說而順春分晝夜平故曰剛
中而應秋分以前天道棣通萬物故曰大亨以正天之
道也秋分後太陽自中而南行愈疾愈遠于人故曰有
凶凶文指事象穿地交陷于中閉塞之義也然秋分至
冬至不過三閱月而晝又漸長故曰消不久夫論太陽
之行則秋分距冬至與冬至距春分皆過一度而疾但
秋分後則由消而極消冬至後則由消而漸長其理不
同夏至距秋分雖似由長而消然消卽消前之所長其
行每日仍不及一度則其勢不同此人心向陽之意所

以不同也彖詞至于云者自人寒至秋分其日久幸其難至于消也子曰消不久者自秋分至冬至其日促又幸其不久而即長也設使聖人于復卦言之則

曰至于九月有凶

臨卦八鄭元虞翻何妥而下十四家皆主周正未月是為遯褚氏而下八

家皆主夏正西月是為觀范長生荀爽王弼而下五家皆主商正申月是為否按以上三說以為遯乎遯則亨矣以為觀乎觀亦有孚矣以為否乎否自與泰對不與臨對况公劉時已用夏正矣諸家不過以陰生為凶然則午月至亥月皆凶耶如遯例大壯可言十月有凶如觀例大壯可言六月有凶耶如否例復泰大壯夬乾五辟卦皆可言八月有凶耶必不然矣錢一本三家皆主本卦兌體之說謂臨以三為兌主兌屬少陰為八位于西為月于柔卦為消柔消之體至于坤下是為八月吳鼎易堂問目取之按立說甚巧是从泰卦三陽消起臨一復二坤三剝四觀五否六遯七至姤而為八意指姤月也然月字若作太陰解則二字不可通若仍作三十

日解則秦正亦何可用如謂月字竟可不求甚解試問
至于八有凶成何語乎且自本年十二月順推次年五
月方可云至若自本年十二月逆溯本年五月斷不得
云至種種繆戾所謂愈巧而愈拙者也況以兌數爲八
兌位爲月則姤卦巽屬少陰爲八位在東南爲日而恰
無八日之文推之觀亦可云八日夫亦可云八月而易
之用數祇應有九六七八其日一人一車一握一矢二
軌三人三襦三錫三驅三歲三日三接三狐三就三品
三年三百戶十年十朋又何說耶夫伏羲卦位文王卦
位以及納甲之類種種數目原係後儒附會然漢人間
有以之解經者至于三男爲七三女爲八解例太寬尤
漢人所不取不得以復卦之七日兩說巧合歎爲精確
也剝與大壯不言七日而復
卦上六爻詞又曰十年矣

損益二卦解

嘗讀雜卦傳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而歎聖人上律天
時實能洞悉于天行之終始也天本無度準太陽之行

而設爲度以古法平分四限當得九十一度三千一百零六分二十五秒則此四限太陽皆應厯九十一日奇然而秋分至冬至冬至至春分皆祇八十八日九十刻零九十二分二十五秒則太陽于平行外益二度四千零十四分也春分至夏至夏至至秋分皆須九十三日七十一刻二十分零二十五秒則太陽于平行內損二度四千零十四分也此律家所謂盈縮差但其差絕非勻派一自多而漸少一自少而漸多故律法有平立定三差以測其每日參差之數如春分前子正初刻至春分時夜子初四刻命曰初日黃道適足一度交春分後

一日其度卽盈二分九十七秒是爲最小之益差遞及夏至初日益至四百八十四分八十四秒是爲最大之益差交夏至後一日其益度少損爲四百八十分零四十一秒矣又遞損至秋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內有損也交秋分後一日其度損五分零五秒是爲最小之損差遞及冬至初日損至五百十分零八十五秒是爲最大之損差交冬至後一日其損度稍益爲五百零五分九十一秒矣又遞益至春分初日適足一度然統計太陽之行此兩限實皆于一度之外有益也天度所損之度卽日行所益之

度天度損少日度益多則晝短日行所損之度卽天度

所益之度天度益多日度損少則晝長此四時盛衰之

根也此以明末歲實言之凡歲實隔年稍遠其尾數卽微有參差總須隨時實測卽盈初盈末二限每年

皆有遞消縮初縮末二限每年皆有遞長且盈縮生于最卑最高行其行亦有歲差治律明時所以取諸革也

損卦夏至之候也夏至日天度積贏二萬四千零十三

分五十秒三十二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北最近天頂

晝最長益無可益而爲損之始然所謂損者損前之所

益也夏至以後爲下以前爲上夏至後所損之度分與

夏至前所益之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下益上其道

行故曰損而有孚孚者言損益之數恰相符合也二簋

范長生作二軌軌車轍跡以喻半周天从春秋分兩交
勻剖之爲二道也享亨古通當以可用絕句與上元吉
無咎可貞利有攸往合爲四德也子曰二軌應有時應
者損益之數相應此以半年言也損剛益柔有時者損
于晝而日漸短益于夜而宵漸長此以一日言也總釋
之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厥旨微矣益卦冬至之候也
冬至日天度積虧二萬四千零十四分四十一秒六十
一微太陽之行最在赤道南最遠天頂晝最短損無可
損而爲益之始然所謂益者益前之所損也冬至以前
爲上以後爲下冬至前所損之度分與冬至後所益之

度分其數適均是爲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冬至後陽氣漸長故說民如以前民用務民之義對物言不對君言也行至春分黃赤道交是爲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左氏所謂日中而出日中而入中之義也凡易言地皆以水言之以全地之中水居大半猶之言天皆以日天言之以推步之法必準于日也冬至後百果草木發育故曰利涉大川水道乃行而統贊之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天人一貫之理也損時尙盛而實爲衰之始益時尙衰而實爲盛之始盛衰互爲倚伏孔子于損卦

互言益益卦互言損比物比志也

升卦說

升文王伐崇之事也文王自岐遷程程卽畢郢在岐之

東路史曰王季徙程崇在程南克之而作都所謂作邑于豐也

程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豐在今西安府鄠縣自程

伐崇爲南征故孔子曰志行遷豐而國愈大卽君子順

德積小高大之義也初六定策之始孔子曰上合志上

上天猶詩言帝謂文王也九二孚乃利用禴受命于祖

也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禴于畢九三克崇如入无人之邑左氏所謂

因壘而降也六四飲至策勳之後行大亨禮于岐山陵

寢故孔子曰順事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祭文王之墓于畢則此乃文王祭太王王季之墓于

岐山也

六五升階建豐邑立靈臺辟雍也詩所云遙追來

孝也上六作邑既成安民休眾也冥之為言靜也不息

之貞不動而貞固也消不富者消兵甲不驕滿也按文

王釋美里賜弓矢在紂之十三祀明年虞芮質成明年

伐犬戎

即昆夷也在岐之西采薇詩序及逸周書武稱解皆言西伐昆夷北伐獫狁為一時事獫狁未

見他書恐非確實又韓非子有舉鄆克莒侵孟舉鄆自是滅崇克莒自是伐密因孟子引詩作徂莒而誤至侵

孟一事無可明年伐密須今平涼府寧州在岐之北稍攷殆不足信明年伐密須東或云即姬姓之密繇康

非在今河南密

明年伐耆

史記又作仇或云即黎今山西路安府黎城縣在岐

之東北非也書西伯戡黎明年伐邾

明年伐邾

與耆俱無考據史記注當在今河南

懷慶府河內縣在岐之東然近紂都恐非文王所宜伐
謂卽左傳焉邗之邗殆非也愚按韓非子有侵孟之文
孟或孟之訛今山西平定州有孟縣爲古
公由國或卽文王時邗國乎是在岐東北
邑今西安府鄠縣古有扈國也在岐之東稍南紀年周
大饑自程遷豐周書宅程三年遭荒作大匡韓非子文
王伐崇至鳳皇虛
自結韞繫云云
逾年而薨蓋自羨里之釋至是九年

矣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受命者受紂得專征伐之命然則紂之十

三祀爲文王立國之四十二年而乾鑿度稱二十九年

伐崇考之年世有不符也當爲四十九年尙書大傳二年
斷虞芮之訟

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
年伐崇七年崩其前後不同當依史記爲是
又按

詩居岐之陽傳謂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是

指遷程在伐密時然密在岐北少東今平涼府寧州是
阮國在岐北少西今平涼府涇州是程在岐直東今西
安府咸陽縣是阮程兩地不相屬則所云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者出師時在岐陽渭濱駐兵少息或祭所過山
川耳與遷程事無涉

革已日乃孚解

革彖已日乃孚有六說皆未明于孔子所言治厯明時
之義也太陽一周天爲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奇今
表法卽自今年冬至距明年冬至之日數所謂恆氣也古
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厯元起算甲子至癸亥

名目古以紀旬不以紀年旬法六十一週一歲六週故

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則明年必己巳日卯

初三刻奇冬至也計閱三百七十 而又為甲子日

子正初刻初分冬至但不在朔日耳內有閏一百卅二月又十七日四時

六刻奇故甲子之周應三百六十年而為三百七十一年也然則己日為太陽一歲

週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

不愆于期故孚所謂革而信之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

成也所謂順乎天也所謂行有嘉也所謂革去故也故

孔子統一卦之象而揭之曰革君子以治厯明時離為日離

象就己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己日乃孚以成既濟此仲翔納甲自成一家言可勿深論卦應天氣天

以六節自甲至己其數六猶六日也七日則庚更新之象矣此之說以庚為解易不言庚日乃孚也戊己于干中而已已過中故受以庚改更也此朱震之說亦以庚為解離夏兌秋夏秋交革之時中央土寄旺故日已日此來知德之說易不言戊己日乃孚也庚為更革之義自庚至己十日浹矣乃者有待之詞也此之說亦以庚為解先庚一日為己居丁火庚金之間革之時也此之說易不言戊己日乃孚也己竟也十干之已亦謂成功者退也此王弼之說以己為己事遄往之已試問何日為己日天有十日甲至戊為前五日己至癸為後五日變革不當輕遽宜在後也此蘇軾之說易不言後日乃孚已字亦從無後訓辰巳之巳與已止之止字畫音聲本皆無異皆羊里反以陽氣至已而盡出至午則陰生故轉訓為既為止也日在澤下尙未出地必如日之加己照臨四方昭著天下乃信從也此形已承戊象人腹已為蛇象形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象蛇形也巳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象形三字音聲略同字畫迥殊意義亦別且易不言已時乃孚也

賁象傳解

賁天色也孔子故以五行言

襍卦賁无色也无字是天字之訛賁或謂黃白色或

謂白色予謂孔子歎其非正蓋青白色也

卦是泰來泰上坤下乾尊卑易位

而曰天地交者蓋以卦德言則陽爲天陰爲地以卦象

言則虛者爲天實者爲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訴

合無間其位自正故不曰地天交而曰天地交也凡六

畫卦位初二爻爲地道三四五爻爲人道上爻爲天道

此六十四卦之通例所謂兼三才而兩之非勻配也賁

象傳所言柔剛柔者氣也剛者質也柔來而文剛故亨

分者上爻之柔降于二是天五行之氣下分于地而成

金木水火土之質也故曰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者二
爻之剛升于上是地五行之精上繫于天而為金木水
火土之星也星雖有大于全地者而自人視之不啻彈
丸故曰小利有攸往者五重天無刻不運行所謂天文
也文明以止者五行之產各止其所六府之用交資于
人所謂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也百五重天或一年
周或二年一周或十二年一周或二十八年一周以
候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聖人于五行之用

財成輔相以利天下

既濟同彖傳中下
聚于房房

利有攸往往字與文明以止止
相對彖辭應以亨小絕句與
剛柔交錯四字○紂之時五
帛周據而興見春秋元命苞宋

符瑞志曰孟春
六旬五緯聚房

剝彖傳解

剝霜降之卦也柔變剛者變日永爲宵永也小人長者
夜屬陰喻小人順而止之觀象者觀日行甚速之象愈
遠于人無術以止之也君子尙消息盈虛者消謂自秋
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于一度于太陽爲疾于晝爲消
也息謂自春分至秋分日行每日不及一度于太陽爲
遲于晝爲息也盈謂二十四恆氣計每日盈一百四十
三分五三四七七五也虛爲日月合朔計每日虛一百
五十八分九五六一七一也尙配也君子一身動靜行

藏則而象之合于天行也凡易言天行皆指太陽天言不指恆星天言

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

蠱辰月之卦也春爲木故以甲言巽酉月之卦也秋爲金故以庚言此言春分至秋分之日數也春分至秋分半周天太陽之行每日不及一度故兩氣相距一百八十六日麻家所謂盈末縮初限也減三旬週餘六日故先後三日蠱卦彖詞是從春分順推至秋分甲日之前三日辛日春分則甲日之後三日丁日秋分故孔子曰終則有始有讀爲又天行也巽卦九五爻詞是從秋分逆溯

至春分庚日之前三日丁日春分則庚日之後三日癸日秋分故曰无初有終終者癸也始初者甲也巽九五動成蠱于五言者爻詞宗彖詞之旨也蠱者事之壞而

當飭巽者事之順而當行春分至秋分萬物鬯遂收成

之時作事者于是終始焉

以始終為言者于夏而下八家何以蠱必言甲巽必言庚

乎以命令為言者王弼而下四家命甲之名起于漢申命非申金也以旬甲為言者蘇軾一家蠱巽二卦並不反對也以卦圖為言者馬融而下四家馬氏良先巽後來氏巽先良後既皆牽合來于蠱據後天圖于巽又據先天圖例更矛盾矣以卦變納甲為言者虞仲翔而下六家虞率合賁无妄張紫巖又添小畜泰熊朋來添隨震俱附會以辛丁癸為言者鄭康成而下二家則似秦客廋詞矣以巽兌為言者郝仲輿一家以巽木為甲不依納甲亦非方位也以筮日為言者朱子語錄三家膚淺已極以互卦為言者錢國瑞四家蠱取中爻震木震

之出日之甲春之始蠱事之壞反終而原其始也巽取
中爻兌金兌之說日之庚秋之中巽事之權裁其過以
歸于中也易堂問日取此然蠱亦體兌何以不取巽九
五爻正體離何以不取且其云蠱言于彖合上下而其
有事巽言于爻申命之主獨五則亦後人既全讀三聖
人之詞而爲曲說耳周公爻詞原不句句宗文王孔子
釋文王之詞則宗文之旨釋周公之詞則宗公之旨至
象傳則獨出己意以發明其理全易皆然錢不過以蠱
爻言父母因謂上下共有事以巽大象言申命行事因
謂君之出令不知文作彖詞時非先知周公父母之
說公作爻詞時非先知孔子有
申命之說也究與本文何涉

易雜說

近時說易者蔣根庵以應比爲主不取卦變黎世序六
十二卦皆變未既濟葉佩蓀主于移易不取變易蘇秉
國主于變易不論爻位連斗山兼取交易移易變易而

無不易之爻晏斯盛不取圖書並廢互體任啟運以河
圖之五十爲全易之要李璿專主互體不取卦爻之類
孫宗彝引易歸禮于易之中无專主反專主于易之外
愚謂易固不可爲典要然各有所偏鄙意解易當先釋
其文則爾雅說文之類爲本次求其理則合于經常之
道爲本次考其典則務當于古義至于一卦之中而取
象襍出一爻之內而上下不蒙則固不必強經以就我
定欲使古經如今人文字也

解易先須識字並須考此
字在殷末周初時作何解
愚謂爾雅說文外最可信
者古人名字相附之義

卦變說

卦變之說亦起于後儒宋朱子有卦變圖李挺之有變卦反對圖朱子發漢上易傳有六十四卦相生圖元朱楓林有十辟卦變圖六子卦變圖明來知德有卦綜圖何楷有乾坤主變圖本朝毛西河有推易折衷圖言人殊固難畫一卽虞仲翔消息升降之說亦多所附會更有所謂特變者兩象易者以通其窮究於古聖人作易之旨未必有當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則八卦之爲六十四亦祇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耳聖人以乾元觸類而長參伍錯綜發揮旁通所以參消息而神變化者間遇微旨亦不可盡廢

愚故作爲兩圖一散卦統歸于八純卦所生所謂因而重之也一散卦分屬于六子十辟所生所謂引而伸之也舊圖無六子生他卦者愚不謂然

兩儀四象八卦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中也有中卽有兩謂乾坤也兩儀生四象謂既有乾坤而生坎離共爲四象也四象生八卦謂既有乾坤坎離而生震艮兌巽共爲八卦也宋儒以太少爲四象並造太極圖固屬無稽卽虞氏以四時爲四象亦有未盡下文言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謂天地四時必準

于日月故乾坤必繼以坎離也崇高下四句言有位有德之聖如庖犧者乃能生八卦以示後世也易道備于乾坤坎離故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仲翔說易深細以既濟爲乾坤之定以納甲著坎離之義可謂獨得驪珠第設例太拘取象太泥致有穿鑿附會啟宋人之疑謗耳宋人以空言談理縱不失聖人之旨而于釋經之體未合字句文義全不置解謂得大意要于古聖立言之法奚所見焉後人讀經之法奚所嚮焉善乎程子之言曰得于詞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詞而能通其意者也

駁虞氏解解卦義

解象依虞解亦當曰初仍宜之四故利西南臨初无宜往四故无所往五來復二故吉二早往五則吉今上往字作應字解而卻非无所應來復指四復初與象傳乃得中觸背矣爻詞初六无咎實不可解只宜曰占得此爻者凡事無咎而已虞謂與四易位故无咎與象傳剛柔之際爲陰陽交易及无咎者善補過也之義亦合但爻詞言无咎者不皆不正之爻坎六四无咎象傳亦曰剛柔際也不可通矣愚謂剛柔際猶柔承剛言陰陽比而陽在上者耳九二獲狐得矢無宜變之象象傳亦曰

得中道也則直曰二爲田離爲三爲狐爲矢陰中爲黃
占得此者貞吉而已六三虞旣以二已變時爲負又以
二未變時爲乘爲寇仍曰艮手招盜則且字難通而以
三變爲貞吝變而仍吝何貴于變愚謂到艮爲背故曰
負惟背可取到象也初二地道爲車三位人爲乘坎爲
寇盜此爻不中不正占之者貞吝而已九四虞言二變
時艮爲指四變之坤爲母四旣變爲坤則二亦不復爲
艮未可兩取而又忽以臨兌爲朋則二又不變并初亦
不變更以坎爲孚則二不變而初又變以經文就我例
太無條理愚謂震足下爲拇解者拆而爲陰也而汝也

坤爲朋四變則體坤故朋至而五陰同孚于二矣此爻
明言變占之者凡事當變計也六五虞言爻旣變陽爲
君子坎爲心故惟爻未變陰爲小人坎爲孚然旣以二
三四坎爲孚則爻已變而二爻中正不得爲小人矣乾
鑿度曰陰得正爲君子陰失正爲小人孚與退不能同
訓也愚謂六五柔得中爲君子九四不中正爲小人惟
有解者陰爻拆也得中故吉有孚者四變則小人退而
五與得正之四同孚于二矣此爻亦無變象上六虞言
三爲公又言離爲隼坎爲悖是三射三矣愚按乾鑿度
四爲公當从之離爲隼爲射獲之則隼化而離變矣繫

于上者隼飛必上射之而乃獲故於上言之上爲高墉也統全卦言之則變爲師而解之所以必變爲師在師又必變爲升則不敢置一喙耳

易總說

有中古聖人之易有孔子之易如乾元亨利貞不過占詞言大通而利于正耳孔子借經以教天下後世而釋之爲四德爻詞利見大人亦不過占詞大人太卜之屬卜筮之官詩大人占之是也而孔子釋之爲乾坤合德之大人蓋古人最信卜筮孔子借卜筮之書申其義理以垂訓所謂因勢而利導之也

易辨說

卷十 八 武 晉 賞 其 心 之 德 而 謂 其 立 言 之

三代之書莫古于易莫完于易而亦莫可信于易然夫
人童而習之至老而不得其解者多矣子曰易之興也
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想乎又曰當文王與紂之
事耶然則彖詞爻詞之非文王周公作可知作易之聖
人大約西岐之人生于殷之末世而彖爻之旨不同蓋
出兩人之手曷以知其西岐人也小畜小過皆曰自我
西郊隨曰西山升曰岐山于是知之此千古所不肯言
亦不敢言者然易道之大昭垂萬世不必以文王周公
重文周之聖亦不必以易重也若夫周易象象之取義

易爲譌字周彖象皆假借字夏后首艮故曰連山商人
首坤故曰歸藏然則周人首乾故曰周易言帛六爻皆
易也彖者掾也言取處義之畫而緣飾以辭也象者像
也言想像處義之意而說之也或曰彖亦豕也故遯卦
古作遂豚是體薦豨是折俎猶云彖言卦之全體爻言
卦之分體也說雖近怪而亦有意理

書焦孝廉循易圖略後

焦里堂循雕菰樓易學一書以九章之正負比例爲易
意以六書之假借轉注爲易詞雖其間不無心得而傳
會難通者十居八九吾賞其用心之勤而惜其立言之

固此所謂有詞而無理者其一旁通卽升降也謂旣濟
一卦之外皆當變易本卦初四易二五易三上易無可
易則旁通他卦亦初四二五三上相易此本虞氏而小
變其說者其二相錯卽比例也比例分十二種蒙革爲
困賁之相錯故困蒙睽蹇爲旅節之相錯故中節繫蹇
家人解爲豐渙之相錯故豐稱蔀其家鼎屯爲噬嗑井
之相錯噬嗑食也故鼎雉膏不食需晉爲比大有之相
錯大有眾也故晉稱眾允比樂也故需稱燕樂小畜豫
爲大壯觀之相錯故輿輶見大壯小畜謙履爲臨遯之
相錯故尾見履遯小過中孚爲歸妹漸之相錯大過頤

爲隨蠱之相錯大過二之頤五成咸則過以相與中孚
二之小過五成咸則與爾靡之所謂與卽咸之感應相
與而歸妹旣成隨則係于蠱蠱旣成漸則係于歸妹故
蠱二之五卽大過二之頤五歸妹二之五卽中孚二之
小過五漸係歸妹不能兼隨卽不能兼大過之過以相
與隨係蠱不能兼漸卽不能兼中孚之與爾靡之故云
不兼與非相錯則兼與之義不明也咸損爲艮兌之相
錯艮艮其輔卽咸之其輔咸咸其腓卽艮之其腓損傳
一人行三則疑兌傳行未疑卽一人行之行兌以朋友
講習正發明損之得其友也共有四圖其第一圖尙有

理故錄其大略如此其三時行卽變化也變通也二之
五爲大中爲元上下相應爲亨所謂大中而上下應之
也剛柔正爲貞位當爲利所謂剛柔正而位當也先二
五變後初四三上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
行爲失道如乾二先之坤五成同人比四之坤初應之
乾成家人坤成屯爲當位若家人上之屯三成兩旣濟
其道窮矣此亢龍所以窮之災也乾二不之坤五而四
先之坤初乾成小畜坤成復爲失道若以小畜通豫以
復通姤小畜復初四雖先行而豫姤初四則未行以豫
姤補救小畜復之非此不遠復之所以脩身也亦成一

家之言難云千慮之得

作爻辰補義書後

九重天皆左旋宗動天最疾恆星天次之幾與宗動等
但每歲不及宗動天五十一秒計七十年二百十一日
有九時一刻盈不及宗動天一度積二千一百十七年
有奇不及天一宮積二萬五千四百十一年有奇而與
天會此堯典夏小正中星所以不合于豳風月令左氏
傳也然則溯周公繫爻之時至康成注易之時相距一
千三百餘年恆星歲差已十九度有奇公之時女不次
元枵之舍危不居姬訾之辰推之他宮皆然不必取象

如鄭所云也雖然孔子曰觀鳥獸之文陸績謂朱鳥白
虎蒼龍元武經緯之文仰以觀天間亦符合亦足見易
理之無不通焉康成所著爻辰說易其書已亡見于唐
人正義者寥寥數則茲據漢志三統術倣其意補之名
曰補義雖穿鑿傳會頗多繆戾聊存以備一家之言他
日尙當推周初之恆星宮度繪圖讎校汰其不合于古
而益以義與古合者以斬通貫茲適以他事未暇云
作互卦卮言書後

孔子曰易有四象所以告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若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有天道焉有
人道焉有地道焉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由是觀之
易無體也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
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孟京之卦氣五行荀虞之納甲
消息馬鄭之互體爻辰輔嗣之空虛清悟皆易理也周
公之言未必皆義文之義而義貫孔子之意未必泥文
周之旨而旨通夫八卦變六十四世應之法也六卦生
六十四爻之之例也四卦統六十卦卦氣之說也反對
五十六卦兩象相易五十六卦旁通六十四卦兩象自
反四十八卦六子肖體三十卦義或有取均不可廢後

學墨守宗尙入主出奴膠其柱而鼓瑟則皆失之偶述
經傳互卦若于條雖穿鑿支離卮言無當或亦章句之
一助云

傳經室文集卷二

傳經室文集卷三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說文通訓定聲自敘

天地閒有形而後有聲有形聲而後有意與事四者文字之體也意之所通而轉注起焉聲之所比而段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竊謂轉注肇於黃倉形體寡而衍義段借濫於秦火傳寫雜而失真而幻丸之屬反正推移造字之轉注不離乎指事也咸需之倫悉頌通變造字之段借不外乎諧聲也至於叢脞參差連緜而始肖

其誼弟兄爾汝依託而本無其文取類多端拘虛少悟
不知段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段
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爲記也夫三代秦漢之嬗
聲以世遷九州南北之迢言因方易欲橋古今之舌而
出於一軌固所不能將執經史之文而歛以一筒尤有
不可然則當如之何曰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
眾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三者皆從其朔而已曷
言乎以字之形定一聲也東重童龍數傳祇循其舊束
帝啻適萬變不離其宗融強秋梓之省文徵諸古籀迹
狄豐農之犀響正於昔聞豕豕兀元轉由一語宐糴廿

竊从豈兩聲呂鬲容尊於重文而得母棘弜卯毘因闕
讀而疑音此齊桓伐莒之謀東郭能言其狀光武命名
之義九禾可訂其聲者也曷言乎以經之韻定眾聲也
火諧衣穉知與燬字同評朝叶苗高信自舟聲少變侮
雖每而異母朋猶鳳而殊風音別求裘部分截雀或句
中而安韻召旻歲旱之章或一語而成歌周頌駿奔之
什靡旒伊馘朶洳當證之韓嬰螟螣春揄蝨百堪稽于
許慎考工鄭注其罇斯捫屈子王箋諄予不顧焯爲推
而怛爲愬可讀班書答爲對而叢爲熒當從古寫淺幟
卽羣經之辟脩翹誤俗字之脩求福不那易儼而語言

方合飲酒之饌變饌而義訓始通此鄣商之誦湯可用
九有爲九域楚莊之稱武疑以一句爲一章者也曷言
乎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也關叔卽爲管叔甫侯本
是呂侯驩兜匪異渾敦屠蒯原同杜蕢荑滋易言箕子
伊尹詩頌阿衡連山禮箸厲山帝俊書稱帝舜若茲之
類厥有三端其同音者扶服蒲伏與匍匐而兼偃邁池
透迤偕委蛇而並用氣借氣而餽出艸假草而阜興鄘
國爲許而三傳皆同頌兒作容而四始代誦種種酢醋
因音而互譌悉愛息憂以聲而昧本疇鬻害曷語詞不
必元文叔少昆翬偁謂相承別字是也其疊韻者泔水

猶之洪水畜君原是好君序榭豫可校禮經毒篤竺試
讎漢史貉伯禡皆禱牲之用褻絢縹總臬布之名明都
孟諸洵非兩地燭趨涿聚故是一人陳易氏而爲田苴
改姓而作弋辛夷可爲新雉蟬焉豈異竄安薰香用以
代葷義不妨於相戾孳息取以爲止訓亦見其交通是
也其雙聲者和桓波播禹貢可詳侮務剋仇雅詩偶借
奠定帝舌音之轉圭蠲涓脣吻之通密勿蠹沒與黽勉
非殊踟躕躊躇視峙踞不異黼裘示省獯義可思素衣
朱綃繡文宜訂台余叩我皆施身自謂之言戎若伊而
悉肩口僂人之語燥燥多譌慘慘儻儻或讀亾亾譏假

胡何出音微分侈斂徒但地特助詞本匙正文開口雅
而閉口烏啞啞亦其天籟燕人龐而周人貉蚌蚌又屬
方言馬莽蕭蛸更姓祇憑語轉蠅羊鷄隼殊文不過聲
移按諸詩歌相曰胥更抑曰懿參之古語磬爲倪亦鼎
爲當是也此何休之讀公羊所以有長言短言之辨而
高誘之注淮南又別有緩氣急氣之分也若夫如此爲
爾之焉爲旃兩字便成翻語蒺藜卽茨茅蒐卽韎三代
自有合音目少眇而手延挺自諧以成字婁係邾而於
引越相足而爲言斯又吳昭魏炎之儔注書勑爲切紐
沈約彥倫之輩行文律以四聲者矣夫所見異辭陸元

朗文羅經典有志復古陳季立音溯詩騷余少歲蟲彫
中年蠖伏哦陳編而洞席憶緒論於趨庭旁及六書自
攄一得部標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聲爲經
而義爲緯將使讀古書者應弦合節無聲牙詰訕之疑
治經義者討葉沿根有掉臂游行之樂渴半生之目力
精漸銷亡殫十載之心稽業才艸勰汜濫未竟蹻繆尙
多思不能書先爲此敘非敢謂萬川會海導西京爾雅
之原亦庶幾百世本支演南閣說文之譜云尔道光十
有三年歲在昭陽大芒洛涂月元和朱允倩駿聲譔

說文

庖犧視鳥獸之文贊之於易虞帝觀古人之象記之於書正名爲禮樂之原學文繼孝弟之事書契所係非淺尠矣昔黃帝史倉頡沮誦始造文字周宣史籀著大篆下逮春秋戰國漸不同文秦興丞相李斯奏同之乃作倉頡篇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合古籀爲之或頗媾改者曰小篆此三篇者世謂之三倉凡三千三百字厥後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尙篇而揚雄復博采天下字作訓纂篇以續三倉凡二千四十字至班固繼作太甲篇在咎篇十三章賈魴又爲滂喜篇續

訓纂滂喜者取訓纂末二字名其書而其書終于彥均
二字故亦謂之彥均篇也凡二千四十字自是以李斯
趙高胡毋敬所作篇爲上卷揚雄所作篇爲中卷賈魴
所作篇爲下卷共七千三百八十字亦稱三倉而其外
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字已
具三倉中不箸焉然自始皇時獄吏程邈嘗造隸書趨
于簡易以施官事急速之用而其後喜便習傳妄釋馳
繆世俗多用之于是三倉之學微許氏慎懼斯文之墜
也乃敘古籀小篆更博收通人著作爲說文解字一書
於三倉之外又增益一千九百七十三字共九千三百

五十三字而其外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列爲重文
統以五百四十部由是小學大顯其功殆不在禹下第
其書自漢以來或轉寫譌躋或臆沾私減真本不傳復
多疑駁且代有製字體葍變遷至唐以後盡以今字改
古經而習俗害真迷誤尠究遂爲小學之一大厄古者
石奮之章一不足于馬伏波之印四乃冠于羊今且粥
號雙弓竟成典故茶爲一木莫識由來凡涉沿譌均宜
闔闡又榦支廿二託名幪識許書泥古劈爲正文所解
鮮通干慮一失譬猶山藪之藏疾瑾瑜之匿瑕茲輒釐
而訂焉夫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形聲謂之字但俾說

文者文可統字也述說文

通訓

數字或同一訓而一字必無數訓其一字而數訓者有所以通之也通其所可通則爲轉注通其所不通則爲假借如網爲田漁之器轉而爲車網爲蛛网此通以形又轉而爲文網此通以意防爲隄障之偁轉而爲邨坊爲埕坊此通以形又轉而爲勸防此通以意不得謂之本訓不可謂非本字也至如角羽以配宮商唐虞不沿頊馨用斯文爲幪識而意無可求草木非言樣斗登乘乃作盈升隨厥聲以成文而事有他屬一則借其形而

非有其意一則借其聲而別有其形也若夫麥爲來而
苑爲宛豕爲長而蟲爲彤汗爲浣而徂爲存康爲苛而
苦爲快以爲段借則正以爲轉注則紆且也齋咨涕洟
皆疊韻齊莊中正皆雙聲肇漢魏之賦體勃鞞壽夢爲
合聲充蔚終葵爲翻語開齊梁之切音此通德釋名似
轉注而實多段借方言廣雅半段借而時有轉注也夫
叔重萬字發明本訓而轉注段借則難言爾雅一經詮
釋全詩而轉注段借亦終晦欲顯厥旨貴有專書述通

訓

定聲

古音自虞書賡歌而下遞有轉移曹魏樂安孫炎始作爾雅音義箸反語後有李登聲類十卷凡萬一千五百二十字東晉呂忱之弟靜爲韻集宮商角徵羽各一卷至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一卷隋開皇初陸灋言偕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李若辛德源盧思道僻道衡等八人討論音韻後十餘載乃自定爲切音五卷二百六部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又百五十年後至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嗣郭知元朱書補三百字闕亮僻岫王仁煦祝尙邱孫恂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又附益之天寶十載孫恂復刊正切韻

五卷別名唐韻

按晁公武云唐韻加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字蓋誤讀孫序并注字入算也

今云唐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誤以宋之廣韻

為唐韻元本也唐韻之於切韻當略有附益耳必無字

數增倍 自儀鳳越二百五十餘歲為宋景德四年詔陳

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

新名曰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萬一

千六百九十二言

按天寶末上又取陳庭堅所撰韻英十四卷四百三十九部改仍法言卷

數加百四十一部合五百八十韻凡萬九千一百七十

七字見南部新書宋陳彭年等校定之書疑取韻英本

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故改名曰廣若仍唐韻

之舊字數不異何廣之足云乎總之廣韻必非唐韻元

本較然 其時戚綸別承詔刪取切韻字為韻略五卷備

可知

禮部考試與校定切韻同日頒行又三十一年當景祐

四年詔修廣韻爲集韻令丁度李叔宋祁鄭戩王洙等
校定之寶元二年書成凡十卷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
五字治平四年司馬光又修之其書實非今所存之集
韻也景祐時廣韻未修先刊修韻略改稱禮部韻略爲
五卷收字九千五百九十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十三處
許令附近通用元祐五年孫諤陳請添收紹興十一年
黃啟宗張貴謨隨韻補輯十四年楊朴又有括遺三十
二年毛晃增修其子居正重增凡多二千六百五十五
字世亦謂之增韻歐陽德隆又輯押韻釋疑五卷郭守
正增修校正之楊伯岳因韻略於九經所有之字多所

漏失作九經韻補一卷增七十九字漳祐十二年江北

平水劉淵于韻略增四百三十六字并爲一百七部名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按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平水王文郁撰新刊五卷吾鄉黃丕烈孝

廉有其書余曾見之己丑於宋爲紹定二年在漳祐前
疑世所傳劉淵本乃劉取王所撰重刊者相傳誤爲劉
撰也元熊忠用其部纂爲古今韻會三十卷計萬二千六

百五十二字黃公紹又有韻會舉要大德中陰時夫時

中兄弟復妄并拯入迴爲今韻之一百六部刪字三千

一百餘存八千八百餘名號曰韻府羣玉由是而古韻

淪胥以亡自前明三山陳第撰七詩古音考四卷屈宋

古音義三卷爰始講求元聲開闢戶牖至國朝顧炎武

江永戴震段玉裁諸君因是推衍漸詣精密夫以雅正俗則正之以許書以古正今則正之以經韻方音自異古語雖遙字體從同原無二本聖言所箸埋可交推述定聲

轉注

小學之綱有三曰形體曰音聲曰訓詁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象形指事會意者形體之事也諧聲者音聲之事也轉注者訓詁之事也知斯三者而後知段借段借者亦訓詁之事而實音聲之事也惟轉注一法言人殊許叔重說文解字敘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

是也孫愜切韻云考字左回老字右轉戴仲達六書故
周伯琦六書正譌別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之類當之
徐楚金則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于
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注明之犬走爲彘爾雅扶搖
謂之彘于彘之本訓轉其義飈則加風注明之鄭夾溲
通志略又妄分建類主義建類主聲互體別聲互體別
義四事楊桓六書統則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此皆以
形體言轉注者也國朝戴東原始發互訓之旨其言曰
轉相爲注猶互相爲訓老注考考注老爾雅釋詁有多
至四十字其一義者卽轉注之法故一字具數用者曰

段借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而吾鄉江叔灃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如挹彼注茲之注故立老字爲部首卽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之外耄耄壽耆之類皆是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凡合兩字以成一誼者爲會意取一意以槩數字者爲轉注二君以訓詁解轉注說有根據可謂突過前人矣竊嘗論之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者考係形聲老屬會意釋涉今隸紕繆顯然謂側山爲阜反人爲匕者此指山人已成之形爲阜匕續生之事

卽所謂指事象形者因形而製字指事者因字而生形也謂丂字加老焱字加風是以形聲中聲義隔者爲諧聲聲義近者爲轉注穿鑿之弊必至有如王荆公字說者至若妄分建類互體四門以考老履履等字爲建類主義以鳳凰糴糴等字爲建類主聲以啼啻唯售等字爲互體別聲以猶猷愚悒等字爲互體別義旣無條理且多俗字舛繆尤襍直以此事爲兒戲矣謂三體以上展轉附注三體四體不過數字悉屬會意或兼諧聲淺陋之談不足置辯大抵言形體者綱領旣乖彊設條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惟互訓之說於六事剖判

分明然亦有未盡然者夫六書皆以立教也保氏於國
子旣教以會意之老則考之訓焯然知之旣教以形聲
之考則老之訓亦焯然知之而復合考老以重申疊究
不已贅乎況創傷也傷創也禡但也但禡也之類同意
相受矣不可謂建類一首而考仲子宮老實不足以盡
考楚師老矣考亦不足以代老又何說也且謂爾雅皆
轉注則亦混于段借何以言之初哉首基哉者言之閒
也不得轉注爲始始則才之段借也錫畀子貺錫者劍
也不得轉注爲賜賜卽錫之段借也爾雅注彰章許書
注文字注彰章則哉生明賜土姓可曰始曰賜注文字

則哉爲詞錫爲金不得曰始曰賜體用之間致不侔矣
吾所謂未盡然者此也竊以轉注者卽一字而推廣其
意非合數字而雷同其訓許君自敘考老之指惟江氏
分部之說得之許不曰老孝而曰考老者部末孝字子
亦會意不專受於老也雖然轉注一法許實誤解正
有不必爲前賢諱者許書所謂同意相受惟老履疒癯
數部耳他如木部有植物有器物水部有地事有人事
日部有日星之日有日時之日尸部有橫人之尸有屋
字之尸首雖一而意不同焉不特此也保氏果以是立
教則凡形聲之字皆卽轉注之字六書何以條分余故

曰轉注者體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長是也段借者本無其意依聲託字朋來是也凡一意之貫注因其可通而通之爲轉注一聲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爲段借就本字本訓而因以展轉引申爲他訓者曰轉注無展轉引申而別有本字本訓可指名者曰段借依形作字觀其體而申其義者轉注也連綴成文讀其音而知其意者段借也段借不易聲而役異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語轉注不易字而有無形之字可以省後世之俗書段借數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轉注一字具數字之用而不煩造字轉者旋也如發軔之後愈轉而愈遠

轉者還也如軌轍之一雖轉而同歸試卽以考譬之胡考之休爲本訓老也考槃在澗爲轉注成也弗鼓弗考爲段借敝也敝者攷字之訓也又試以令譬之自公令之爲本訓命也秦郎中令爲轉注官也令聞令望爲段借善也善者靈字之訓實良字之訓也轉注無他字而卽在本字故轉注居段借之前段借有本字而偶用別字故段借附六書之末若此則訓詁之法備六書之誼全保氏之教箸雖起北海南閣諸大師質之應亦不易斯言事比當仁理惟求是故不避專輒而箸其說云

段借

說文解字發明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書而轉注段借二者則略而不備言轉注若革朋來韋能州西七字言段借若少正詖馭爰哥粦完罪併臭洒姚鎬十六字又引經史及或說若玎嗟等五十餘字箸者如斯而已夫段借之原三有後有正字先無正字之段借如爰古爲車轅洒古爲灑埽有本有正字偶書他字之段借如古以聖爲疾古以莫爲蓐有承用已久習訛不改廢其正字媻用別字之段借如用草爲艸用容爲頌也段借之例四有同音者如德之爲惠服之爲良有疊韻者如冰之爲搆馮之爲泐有雙聲者如利之爲賴答之爲

對有合音者如菴蔚爲菴蒺藜爲茨也段借之用入有
同聲通寫字如氣質概書氣廩動靜乃作靜妝仁誼通
用威義將衛總爲紛帥今國書凡同聲字統爲一體作
書時依其文義而顛到上下之知爲某字某意卽其理
也別有託名標識字如戊癸取之戈兵卯卯假于門戶
有單辭形況字如率爾原非畢網幡然豈是觚巾有重
言形況字如朱朱狀夫雞聲關關用爲鳥語有疊韻連
語如窈窕無與心容蒙戎非關艸寇有雙聲連語如易
爻多說次且書歌肇言叢脞有助語之詞如能爲可通
走獸於焉或託飛禽有發聲之詞如弟兄異乎君臣爾

汝同于乃若此皆本無正文依聲託事誼不在形而在音意不在字而在神神似則字原不拘音肖則形可不論故凡語詞習用之字如者矣乎哉嚙諾吁否皆乃兮于乍各曾毋尙知曰粵唯寧歟曷多从言从口从白从欠从乃从八非是則皆段借也段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非博覽旁求潛心精討烏能觀其會通與古人心心印合如相告語乎

聲母千文

許氏說文解字有正篆有重文凡萬五百一十六名形聲居十九其象形指事會意三書

爲聲母者才十之一今略依條理序次其母
做梁周興嗣體集爲四言命曰聲母千文

一人首出爲天下君登三成五千世同文医古伏氏隶

乎公孫臣倉覽筆畫日圖雲周才孔思后辟戶門畢朕
詹仰奠莫與侷粵子小子弇匪冢昏幸熏先惠敢步後
塵大員規合臭氣壹壹兼勺九而眾共北辰雷雨解甲
歲月開寅不息則久是用生民父母妻妾仲季弟鬻師
友以外品庶繇園士農工族各敬司存配匹壹閑刀七
執爨箕帚糞埽屨巾日盥東西疆里州邑山川又安區
夏建牧設官劔宰丞相廷尉平反爵尊簪裏坐異班聯
贊設皆系悉戒容姦爪衡內牖退食委蛇卸菑綏患亟
苟忘罷爽望高尹岳舉棄離定功肩勞肱呂夾彌封圭
報庸侯男甫

讀爲
備

鼓吳葦畢原苗充弗絕皇彝丹冊敷

若臬晶易教至普元亨利貞六爻位立四奧豕并驛頻
履視比顯升冥坤順离麗良奠兌寧工索煩冤斷自二
典明居歸禾暴秦殿椒禹盾罔牙晉頤羸竄夾盜匿主
于今能辨烏巢殷武素王手刪易沙句杏羅競辭懸黃
竹早逸白水未全東家交討齊坎及於讀爲韓毛尤雋卓

濬如淵泉疋亡史繼字表袞戊左最叡突赤高差劣楚
申好善宋戌尋兵未向秉直旻嬰省刑禮志曲臺彪幽
充庫葬祭冠婚室几鼎俎肅參告虔承簋罍讀爲稷黍帶

褻裘弁豆登豐罍卮舟上仰壺鼻右頰馭逐禽鑿臬取
尺午凡此法萬采艷益寡樂象革鼓石磬竽琴吹角引

羽徹幽頃心后夔昔命毋虐罔至蕢孚

讀爲

瓦缶末契

玄音夏戟矛盾朱干彤弓叔殺華刃口舌興戎示兆抑
危揣器則凶止戈无咎爭門辱躬反田力嗇々以勻聽
垌林遵衍麻朮來牟笛困米廩曰畱春台香宁鬱鬯色
別耐曾巫覲祝宗占卜卜筭艾崇暴庭龜長筮短欲矢
般斲炎艸如繭誘射昌衛知醫俞扁烏曹作博兒寮弄
丸奔奏奴平須眉丈夫舍敷計巨審終昏初義豐率道
信寔乘車憲貧辭粟由豢從軍回仁克已參孝守身屢
耑本業再弋多聞少卉叢莽弓毛丰屯媿絲玉女土鹵
少辛中馘騾馬黑丑蠟令仙廌飢薦蜀鼠甘堇包

讀爲

曾逮扇束具芻焚攀萼安朶芟丰加斤韭祊瓜蒾可付

夕殮喜匠攸需蒔采谷木牛棘馱桑析岳斬壑氏昏亞

义卑斯秃莢莘支分卍果實算枚嚳兮要棗肉尔受某

天喬無阜飛走盈方禺夔虎兕豚希莧羊爪蠃突戾侵

弱敗弜見兔求犬尋鹿尋章

讀爲麇

桀龙吠堯旅敖

讀爲葵

會京獸非毳寇鳥或朋鳴意而燕乞吉了商庚另寒盍

且旋日交青

讀爲精

翟衣翟佩雀炙臯羹鷺甚隼爽

讀爲鷄

對乃死央雉竦疊參々彙弄亢佳蓼兀霍蠶曳連行戕

莽

讀爲鱗

穴丙科斗尾丁雙再某曷甜美互菅冬凶術井

春陟負欠耿暹介貝蟲魚之間蚩眾蝮豸子子便冒薑

束函毒蠅乳亂楸子延入耳伊威婦番

讀爲

染鼻貶罰

隄兀羈囚屍困折足閉臥獄牢穴囂幻竟去脊處肥乍

看赫鬻奄并劫灰筋骨血肉惠疾就衰老彭宦等

讀爲

芝顛卉幾八徵兩集七閏廿改卯冒酉孰壬森已出盤

孕彗孛拙丐朔旬帝戊帥政癸乙說因郵塵戍役畜制

夷羌僉歎塞龠企我國光十百麤葡寸火且熒執从幼

習必也正名休乖亥豕又柬羸羸秀惠其實益保痲真

屋扁恆畏笑貌勿佞畱录喜慶永流曷昆

傳經室文集卷三

傳經室文集卷四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書說

卽尙書學序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稟飭帝告釐
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
太甲三篇沃丁咸父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
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歸禾嘉禾蔡仲
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慎之命亳姑君陳康王
之誥君牙罔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武時又逸其一

武成是也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六篇舜典汨
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
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三篇旅獒畢命是也亡逸
凡七十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連慎徽以下皋陶謨連
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
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
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日以下呂
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枚賾所獻僞本於真
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皋陶謨之半以
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爲三十

三篇而妄於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
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囙命十三
篇於建武永嘉散逸之書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
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三篇武成旅獒畢命十二篇故
今五十八篇中凡真書三十三篇實三十篇偽書二十
五篇疑皆皇甫謐摭摭他書所引依傍爲之閒有杜撰
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之劉炫
復造潛哲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僞之末流重坐馳謬者
矣

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聖證
論東晉汲郡紀年皆暗與晚書說合

亡書有殘章賸

句見於典籍所引者如商書帝告見尙書大傳湯征見

孟子史記仲虺之誥見左傳墨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
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
孟子墨子尸子離騷呂覽史記潛夫論說苑周書如
嘉禾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作雒周官
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陳
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
文則漢儒已目所未覩故漢時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
堯典連慎微以下皋陶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
湯誓盤庚不分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不分
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呂刑文
侯之命秦誓所謂二十九篇也其後又得孔壁真古文
以較今文增多二十九篇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
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
原命盤庚分多中下二篇太誓分多中下二篇武成旅
葵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也其
實止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本咸有惟不析
篇第耳且康王之誥實亡乃衛賈馬鄭於顧命分出當
之者則實多伏本二十三篇也但此增多之真古文漢
建武閒武成一篇又逸西晉永嘉之亂二十二篇盡逸

而太誓殘篇僅見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祇存三十矣

尙書學凡例

一晚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

一篇第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爲敘

一地名山水必注明本朝在何省何縣

一注中某某也某也上某爲段借下某爲段借字之訓如尙上也高也言尙字借爲上字上字之訓則高也此依詩毛傳壤木壞痍也調飢調朝也之例

餘仿此

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弗廢實事求是頗有折衷

一逸篇之句閒有見於古書所引者零章斷句既無全文或難索解亦復略之

一注中某某也猶某也所謂猶者皆轉注之誼如旣汔也猶盡也汔之本訓爲水涸其引申之誼則爲盡也稽計也猶考覈也計之本訓爲會算其引申之誼爲考覈也

夏小正補傳序

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爲古孔子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小正汲冢紀年禹元年頒夏時於邦國稽厥謩勳宜列經典顧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未尊顯古注闕如至宋傅子駿得關澮所藏單行本以校戴書乃取經與傳之錯廁混淆者釐而訂焉然斯傳之作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纖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延君饌箸也知者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且萬用入學傳稱今時大舍菜夫大舍菜禮秦漢寢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余慚龔陋而性嗜古小時

讀黃叔琳輯本繼復閱近儒著述擇善而從因心爲則
手稿一冊以課家僮問業者見而善之遽爲授梓爰墨
數語于崑覬博通之士有以裨補其闕失云

小爾雅約注序

詁訓之書權輿爾雅自後小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
廣雅廢之而小爾雅十三章最古亦六籍之襟帶百氏
之綱維也漢志列孝經家隋志附論語類皆別爲一
卷不著撰人名氏而藝文類聚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
子古文見於孔鮒書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卽孔叢
第十一篇然孔叢一書不著前志殆魏晉人依託而

取小爾雅入之其閒如走爲我之類或有附益亦難悉
憶詩疏選注多所援引或稱小雅或稱爾雅則省文也
爲之注者東晉李軌解無傳北宋宋咸注頗略近吾鄉
宋翔鳳嘉定葛其仁均有疏證犁然燦然余復取陶宗
儀說郛何鏜漢魏叢書及余有丁孔叢子縣眇閣本郎
奎金五雅堂策檻本陳趙鵠爾雅合刻聽鹿堂本胡文
煥百名家吳瑄古今逸史吳永續百川顧元慶文房本
鉤稽異同審慎裁補誼會其通說反乎約仍錄爲一卷
以資循覽焉

孔子三朝記序

昔朱子答張敬夫云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痛病不
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
做一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使人看
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
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
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
做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旨哉斯言朱子之所以卒爲
大儒也孔子三朝記七篇具大戴禮中前四篇盧僕射
無注後三篇注頗疏略今臨海洪州倅頤煊學持根柢
諸所著述具有家法吹詮斯記紹美前修非向壁之陋

儒實升堂之通士披涉心賞敘而授之手民

維時陪臣執國故千乘言設官之制也議用田賦故
四代言政刑之法也君弱臣強故虞戴德言三常之
禮也桓僖宮災故誥制言事神之節也邾獻亳社故
小辨言禮樂之政也吳齊郊戰故用兵言禍福之原
也四世失政故少閒言君臣之分也夫魯爲望國至
於春秋而桓公以弟弑兄文姜以妻弑夫羽父慶父
仲遂以臣弑主意加以臣逐君文姜以妹而淫於兄
哀姜以嫂而通於叔穆姜以君母而報於臣悖亂極
矣然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何也蓋魯之亂在上而


其下之人心風俗猶尙近古故其後二百餘年國亡
至楚漢相爭漢兵圍魯尙聞詩歌之聲則周公之遺
澤不能留於子孫而尙留於草野可知所以然者魯
典籍具存流風未歇韓宣子曰周禮在魯仲孫湫曰
猶秉周禮而齊人誦魯之歌且曰惟其儒書爲二國
憂孔子此記求治之大綱小紀燦然具備惜乎事勢
凌遲空言莫補亦徒爲儒書之傳後耳

刻參同契序

參同契者東漢上虞魏伯陽所撰也書成密示青州從
事徐景休景休爲之注至桓帝時授同郡淳于叔通乃

行於世考說文易字注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蓋契下篇
之語時書未行故謂之祕許君博采通人伯陽亦其一
矣書理誼與衍文辭該贈音韻雅古段周易爲論說而
非擬經取人倫以罕譬而非導注舉納音以紀名而非
遜甲淵懿遂嘖一歸於正洵抱朴希夷之祖典而空同
苦縣之演流學者深造自得之殆將與道大適迥非異
端所爲教也第其書自後蜀永康道士彭晧妄分九十
章割裂本經闕孱箋注散無友紀如墮雲霧中其自撰
參同契明鑑訣一卷今亦不傳後儒大氏依據彭本而
其間復有同異朱子晚年作者異一書亦謂疑晦未祛

夫欲甄理古書於千餘年後談何容易矧今距宋又五
六百年乎余老而慕道喜讀其文病真本之不傳積夢
寐而難紀箸離君灘之歲偶檢舊篋得先君手鈔古本
如獲鴻寶先君子中歲精進學道歷有年所所錄珍祕
遺書不翅數十卷余少壯寡昧置勿究心未省有茲善
本今幸閱而稽之知卽通志藝文所載陰陽統略周易
周參同契三卷參同契三相類一卷此朱子所未見者
也按參者三也天地人三才也同者合會也契者大凡
也言人身與天地二而一是書約舉其要取也三卽參
也相類亦卽同也易其文耳又魏君自序委時四句隱

魏字魏從鬼委也化形四句隱伯字伯從人白也陳敷
四句隱陽字陽从阜易也柯葉二句隱牒字牒从片葉
也葉卽札也札卽契也未云吉人乘眞眞者僊人變形
而登天也古文作今誤作負也安等長生等者所依
據也古多借隱今俗作穩也此八字者以身教也臯也
迷難宿胸悵莫剖決幸睹手澤昭若發矇不能私表爲
枕中祕函出授梓公之世云

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
之不同又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

籟自齟律呂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卽韻書也自漢末魏
初孫叔然勑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
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於呂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
於沈約切韻撰於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
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別無適從矣然二
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當時以
意靡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恭字
注云陸以恭
縱等入冬韻非也
此以意靡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爲一
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爲一百六則微
特鑿於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

音而并不可得豈非重性以馳繆哉夫虞書熙起無平
上周南芼樂無去入昔梁武帝聞周捨天子聖哲之對
迄未信用不爲無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鈕圖舍
利之字母三十守溫變爲三十六凡末流之踵事鉅析
更無論矣余旣成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
道鯁鯁焉又慮一百六韻之頒行四代著爲功令諸應
試排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反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
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爲數類用韻者但取一類之字
相叶庶宜今宜古不繆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信好學
之君子或有取於是焉

儀禮經注一隅序

聖經賢傳單詞隻字悉垂典要均足寶貴嘗鼎之味豈飽一嚮彰物之采詎尙片羽而在習業則有資始儀禮篇帙佚存十七昌黎博敏猶苦難讀與其不讀毋甯扁略僮冢小子性非穎特全經之授慮艱上口強澀記誦耗積時日妄率己意斷章節取經記注疏一隅是舉聊爲埠課速成非益剝裂鉅績敢忘其咎

六書段借經徵序

段借者六書之用段借因乎聲不審古音末由瞭也上古字少故有段借秦火而後經師口授傳寫失真乃多

尤雜典籍中十居二三學者僅而習之至老而不識其
字者比比矣唐宋諸儒解經者輒望文生義以借字作
正字遂至傳會遷就繆於古訓此讀書一大蔽也余嘗
于諷誦時刺取其字爲叢記久之成帙因編次錄焉
依陸氏釋文之例十三經應以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
孝經論孟爾雅爲敘因弟子束髮授經多從四子書始
故學庸論孟列于諸經之前

離騷補注序

離騷一百八十韻金相玉式豔溢錙豪爲後世詞章之
祖荀卿賦篇瞠乎莫逮所謂智者勗物也有復句如紛

總總其離合心猶豫而狐疑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賢
而嫉妬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是也有複調
如願竣時乎吾將刈延伫乎吾將反歷吉日乎吾將行
雖九死其猶未悔覽余初其猶未悔雖解體吾猶未變
孰云察余之中情孰云察余之善惡聊須臾以相羊聊
浮游以逍遙聊浮游以求女日忽忽其將暮時曖曖其
將罷及榮華之未落及年歲之未晏及余節之方壯是
也有複字如朝夕凡六見靈修三見好修五見前修兩
見修遠三見眾芳二見偷樂二見幽昧二見嫉妬三見
抑志二見弭節二見前聖二見淹涕流涕三見余馬三

見陸離二見反顧二見中情三見余情朕情三見芳菲
非二見九歌二見保厥美委厥美三見淫遊二見康娛
二見菹醢二見湯禹儼二見繩墨二見浮遊二見鬱邑
二見延伫二見吾令六見繽紛二見歷茲二見世俗三
見瓊枝二見偃蹇二見遠逝二見周流三見雲霓二見
鸞皇鳳皇鳳鳥四見發軔二見求索二見上下四見亦
何傷二見多艱二見度字四見憑字二見媵字三見溘
字三見羌字二見佩字八見謇字四見是也有長句苟
余情其信媵以練要兮是也又文選汲古本凡世字民
字多以時字人字易之蓋依唐本避諱也道光丁未十

月養痾居內日臥誦屈賦閒起讀王叔師注有不慨于
心者忘其舛陋輒爲補訂如左

傳經室文集卷四

臨風望遠賦
王姓
不識于

傳經室文集卷五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臨嘯閣詩餘自序

采明珠於海外挂席無風巢飛雀于樓中穿簾有月吹
愁龍笛紅淚四飛咽恨虬籤青絲千結生而善病悟水
部之前身長亦言情愛玉臺之新詠寫纏絲而盡致借
拍散以流音種來優鉢之花春人易感踏徧兜羅之彩
秋士多悲則有璫瑁筵前玻璃屏畔荃蘅香裊兜央翡
翠之幃薜苔期新瓊瑤珊瑚之幕瑤粉傅壁玉麤佐肴

吹緱嶺之鶴笙桂旗颺碧奏秦臺之鳳管蘭袖翻紅非
云有語皆香固已無情不豔芳草淥波夕陽古道驪駒
乍唱假絲竹以喻懷錦纜初牽贈瓊瑰以結佩一聲河
滿千縷情絲三疊渭城兩行淚玉江文通一賦直其然
乎李都尉數言誰能堪此東風起西月沈開畫閣敞銀
屏蝶夢不來寄相思兮千里鶻愁易化問前事于三生
金鴨睡而桂炭消玉蟲飛而蘭膏暈繡簾不卷羅幃半
張熒熒一鐙迢迢孤漏寫怨當歸之草緘愁將離之花
又如柳絮飛榆錢簸水不風而自波花無雨而還墜一
百五日鶯嗁南陌煙寒二十四番艸引西池夢冷青衫

有淚誰邀青眼之人紅粉無愁倩拍紅牙之板物以時
異情緣境遷齒莢開而紈扇招涼梧桐落而銖衣闕雨
仙人盤裏珠露聲沈王母簾邊玉波影澹夫容泣露美
人遲暮之悲蟋蟀吟秋公子淒涼之賦此固蠻牋錦字
供我魂銷檀板銀箏聞誰腸斷者也嗟乎一池皺水何
事干卿千疊亂雲傷心惟此卽空卽色遙參兜率之天
非豔非哀小署惜華之字從此落花片片休繞徐陵何
妨虛箔垂垂更題韓偓旗亭賭徧待招畫壁雙鬢牙譜
偷翻自擬靈芝九葉乙酉竹醉日惜花詞客書于臨嘯

閣

朱氏支譜序

吳郡朱氏漢晉閒爲望族陸士衡詩八族未足侈四姓
實名家所謂四姓朱張顧陸是也吾家自故明封光祿
公逮於駿可系者才九世九世而上闕焉莫考駿父峇
峰府君搜羅他邑宗譜至十數家覲先世之傳有以連
綴貫徹而下而迄不可得謹案古皇朱襄氏渺遠難稽
此朱之一也帝軒轅至曹安八世曹安至春秋邾子克
十二世克至馮十五世國滅去邑氏朱徙沛此朱之二
也五代史梁高祖爲舜臣朱虎後則左傳朱毛疑其裔
此朱之三也東觀漢記云宋微子之後以國爲氏宋滅

奔碭易宋爲朱後遷南陽之宛爲東漢朱祐朱暉所自
出此朱之四也通志氏族略朱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
錢塘義陽太康河南八望而鄧名世姓氏辨證沛國之
派又自有丹陽義陽太康永城四望駿考朱襄朱虎及
漢朱暉皆與吾宗沛國不涉吾宗蓋自邾滅於楚子孫
去邑爲氏徙居泗水郡爲漢沛郡之相縣今江蘇徐州
府宿遷縣是數傳遷吳至漢武時買臣爲會稽太守所
謂富貴歸故鄉者以東漢之吳郡十三城西漢皆隸會
稽故也又數傳至三國曰桓曰據桓領青州牧假節生
異據爲驃騎將軍生熊熊生宣宣後至隋曰子奢居蘇

城飲馬橋仕唐爲宏文館學士數世至唐末曰茲者生
四子次曰瓊次曰承厚瓊之曾孫曰長文承厚之曾孫
曰昱昱裔子分居崑山元有德潤者官征東儒學提舉
其六世孫希周明弘治進士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少
保諡恭靖自崑仍徙蘇城吳趨坊恭靖曾孫卽吾祖封
光祿思親公諱相也駿聲爲公九世孫近獲觀樂圃先
生自敘支譜參互考訂爰知前有統而不紊後有緒而
可賡謹輯斯譜以示來茲亦以成先君子博采旁搜汲
汲未遑之志爾至徽國文公嘗讀其裔譜有茶院君自
飲馬橋避居黃墩則亦子奢之派第原流不可晰究異

時綜覈得實庶復補綴云

按希周旁支未遷郡城者有天麟字遊初崇禎進士
改翰林院編修甲申後唐王擢詹事順治四年永明
王以禮部侍郎召之不至明年擢尙書尋拜東閣大
學士乃謁王旋辭位七年王在梧州再召之奉命經
略左右兩江土司明年四月從王之廣西病卒西坂

邨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禮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自世爵世祿
之制廢而大宗小宗之法亡於是世譜興焉譜所以維

宗法之窮也隋唐時官有圖譜局爲專門之學宋以後
乃家自爲之譜學不講則族姓散無友紀幾何不骨肉
而塗人之秦越而肺附之乎昔劉誠意放周官太宰九
兩五宗校定譜圖始祖而下系五世爲一圖以明五服
之親第五世復列始祖之左下至九世爲二圖以明九
族之親由九世而循次列之皆五九相承以暨於無窮
此善法也雖然統譜之作難矣世世苗裔散在四方者
訪之非一人之力而他譜有異同者稽之又非朝夕之
事則勤而難成不若據小宗之足徵者家自爲書略於
古而詳於今略於疏而詳于親世謂之支譜此亦善法

也黟屏山朱氏爲文公後道光戊申之秋修葺世譜獨
詳唐末茶院君一支以迄於茲昏娶卒葬必以書有子
無子必以書遷徙遐邇必以書而且壟墓有圖事實有
傳子讀而善之謂可由小宗以追大宗由大宗以溯鼻
祖尊祖敬宗收族基于是矣抑余嘗謂譜之廢廢于貧
且賤者十之三而廢于富且貴者十之七富者或恥其
家世之微則攀援著姓而強附之貴者或傲焉忘先世
遺澤慮族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
富者旣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于是譜雖
存而實亡今屏山之成是譜也子姓各受一節藏于家

節各有字識乃別編字號爲總冊書某號譜藏某裔度
諸祠以備攷覈則庶乎非吾宗者不得附是吾宗者不
得遠無前言之弊可以永永傳示子孫法不尤盡善歟
其族之人多有聲于庠規言渠步無忝名家子繼繼繩
繩昌熾殆未有艾也又按朱於漢晉閒爲吳郡望族至
隋日子奢者家蘇城飲馬橋仕唐宏文館學士數傳至
宋大儒樂圃公諱長文余祖也今讀是譜謂唐末自飲
馬橋避亂徙歙篁墩則徽國亦宏文公之派第原流不
可晰究云裔孫鏡蓉奉譜徵余一言因不辭而爲之序

屏山詩乘續集序

家集之編昉于趙宋三劉祖孫父子學行並茂後之人
拾其傳文勵存崖略而已宋末柴氏四隱高才亮節蓋
穆然見栗里遺風焉若詩歌之流播者段氏二妙則金
人之清辭也許氏欵乃則元人之樂致也錢氏三華則
明人之佳話也大抵一門之內文采風流輝暎後先具
有足傳于世者屏山朱氏爲晦翁裔孫辭章學問代有
淵源多鉅人碩士伏海內雖潛德弗彰而流風餘韻於
茲未墜嘉慶閒賢裔吉中有詩乘之輯其叔謙山先生
棐之以行仿史傳例不錄見存逮今又三十餘年其閒
歿者存者後來之秀者各有饌著彙之復哀然成帙足

以踵往哲而繼前徽和盦舍人善承家學念篤宗親數
年來或錄諸楹書或訪諸蓬篚就名山之業成一家之
言故家文獻蔚爲鉅觀佳士名篇綴於後勁余讀而稱
善者再謂兢兢抱殘守闕之至意與夫孜孜敦本收族
之盛心咸于斯乎在遂樂得而敘之

朱質齋

培文

桂林山房詩鈔序

桂林山房詩鈔者吾宗質齋茂才所自訂彙也君徽國
文孫屏山居士生而早慧長乃益醇言成壇宇行束圭
璧旣耕道而獵德亦華春而實秋出其緒餘發爲雋詠
笙簧在手綺密則挾藻爲霞錦繡其腸倏逸則凌雲有

氣郁郁乎擢五際揜羣雅之才也方其壯志煙高激情
風烈湖海之胸既拓江山之助尤多搖嶽浚洲驅雲喝
月戴幼公讀書精舍王子安作序名區泌瀆黃公之灘
屣屣庾勝之嶺曲江虞韶之石羊城越王之臺靡不恣
厥遨遊挹其佳勝撫魚腸而虎趕攬馬首以龍颺邈焉
驚風雨而泣鬼神燭三才而燁萬有矣若乃佺人王粲
不無侘傺之詞失職崔駟容有牢騷之語時則退而綠
野遠性風疏家有青山澄懷雪潔廬鰲峰而講德席馬
帳而橫經轡之以其文襮之以其藝惟夫過庭苟爽侍
坐彭宣問字杜林受詩轅固罔弗資其規鉅倚以彫鏤

織雲錦而下濯睢川酌天漿而旁滋神漢是又季和師
表汪如千頃之中有道人倫渺若重霄之上也謝光祿
之明月門無雜賓王子敬之寒氈家祇舊物惟以著書
爲事益多歌詩自娛時擁被以尋章或當筵而染翰古
製則捐夫贗鼎新辭亦築其長城逸致神禪雅音迥麗
縱令揚子雲悔其少作枚少孺閒有俳詞正復抽祕騁
妍不嫌斷錦謝華啟秀詎廢碎金僕仰謝士安作敘之
能俛慚敬禮定文之託嬖娖鵠髮笑結習之未忘卓犖
鴻編擬秣糠之先導旣訢雒誦輒綴駢言

朱謙山

鐘

羣玉山堂文集序

前明以來專以八股取士而古文之學衰所子子乎賴以不墜者有數大家數十名家維持之雖不爲秦漢之文而于唐宋則已庶幾余謂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扶氣類明志節宏道而教俗非直以言詞爲工也矜纂組蒼蕞儷青媿白之長弊弊焉從事于所無用以取悅庸眾人之耳目志于道者誠鄙而夷之余司訓古黜到官時繫馬堂階下卽知吾宗有謙山先生者讀書負奇氣以古文自豪然恨不及見其人今讀其集浸淫乎唐宋八家于律之疾徐抗墜靡不中節而所論著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其志度凝遠才氣宏放又融融煜煜揚

精騰光有不可遏抑之勢信乎所學有本非競爲浮詞
勦說者可同年語也謙山以名孝廉偃蹇伏處不獲出
其有用之學表見于功業而徒是箸述遺編傳之其人
且又若存若亡于宇宙之內亦可慨已雖然自古富貴
而名多澌滅惟博聞績學之士垂論箸以示來禩雖殘
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文苟傳又奚憾焉其裔奉所
藏稿將授手民余竊喜謙山之有後庶不至湮沒無傳
也爰因其請而爲之序咸豐辛亥紀元太歲昭陽作噩
星在鳥帑且月某譔

胡伯臣

文銓

詩集序

拾遺供奉而外稱詩家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雖韋孟儲岑未能或之先也其自題輞川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說者謂畫者無聲之詩詩者有聲之畫其畫獨絕千古故其詩亦獨絕千古評其詩者或以秋水夫渠倚風自笑或以上林春曉芳樹微烘余謂右丞尤通佛理天機清妙脫然畦封如風簫之過也水月之印也香之於沈棧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離卽之間驟欲去焉而不可得殆空諸所有而又無所不有者矣伯臣廣文博雅嗜學兼精繪事閒亦餐於禪悅無塵俗芥其胸臆有煙雲養其性情故其爲詩

時近右丞不期形似而神或肖之夫世俗之詩句鍛字
鍊徒事翦刻以取工於一篇一韻之間正若纏弦於簧
鞞革以木泠淪無以別其器擊曠不能定其音反不如
巫師覘女婦人孺子之嗚嗚喁喁者猶赴節而類情此
其詩雖謂之非其詩可也伯臣自有其詩不必求合於
古人之詩而鮮不自然有合於古人之詩之意是豈隨
響附影爲姦聲之纓雜者可同日語乎抑史稱右丞闈
門友悌多士推之伯臣於其同氣引瘖推溫綽綽有裕
西堂春草之思往往形諸歌詠則其行誼亦於古人無
少忤者余尤樂得其詩而敘之也

施秀亭

文鍾

詩集序

五言起而三百篇之詩亡八病興而十九首之詩又廢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而意匠之所司也規摹音響之末
點竄字句之閒志之弗存詩將安附夫李杜揚鑣不必
與建安合軌韓蘇主盟不必爲開元繼霸何則時勢遷
者感發異境地判者性情移譬之清風盪空而川谷殊
響飛霜降夕而鐘磬互答涉樂方笑不能爲騷懷憂已
歎非堪作頌者也秀亭施君綺齡終賈長而益豪文雅
英雄珠璣在手中年拓落而風雲之氣不損終歲牢愁
而神禪之致自得因寄有託矢諸詠歌詎謂洪音所奏

必合鱷魚之鏗鉅構斯皇當具驪龍之爪與若其宛轉
附物怵悵切情懷天地之寥廓抒性靈之真宰攬厥雄
篇則士衡積玉拾其儁語亦安石碎金縱使枚郎中間
有蕪詞揚大夫悔其少作正復司契含章佩華銜貫視
世之衣冠優孟自附壇坫者真贗之鼎致不侔矣僕承
敬禮定文之託乏元晏作序之能不敢論甘而忌辛益
蘄循川而至海他日凌雲之篇旣奏華陽之集方成當
有金聲玉潤鼓吹休明揚鳳翽而徹小者豈一編所
得罄其彫采又豈今日所可窮其崖裔哉讀旣卒業輒

言以贈焉

近月樓存稿序

疏傳之後有達人焉補鄉飲之章誦曲水之義世所傳
廣微集與摯左並稱蓋典午一代詩人也詩含神霧曰
詩者持也康成注禮曰詩猶承也竊謂詩言志以性情
爲主而持之有學識承之有師傅大要不失乎溫柔敦
厚之教者近是若真意不屬斤斤操葭黍圭臬以規仿
於古人格律聲調之間遺神明而拾瀋滓吾未見其能
工也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丹陽虞琴東先生系出元
城先生天資亮特讀書日數行下嘗所諷者輒不忘自
其少時爲詩已矯然殊絕於俗補博士弟子後卽貢成

均不屑屑倖功名爲亟務肆力于根柢之學洽覽通微
益淵博無涯涘性不事家人生產日鍵其居戶口吟手
披每至戊夜不輟其精勤有如此者適有辨難談古今
事得失論人高下則縱橫踔厲抒所見時時屈其座人
率亦以此遭忌謗其伉爽有如此者平生急人之憂遇
句貨雖黽勉無不應然屢有橫逆構釁至訟先生于官
先生處之泰然吟詠不廢逮事解輒不知其所以然其
惇篤有如此者中年失儷省曾子王駿之言終身不置
媵暇則評了卯詩人詩心嚮往之其恬淡有如此者如
此故其發爲詩也盎然而和疏而靜茂而有閒譬練湖

之蓄也其不汙譬沸井之達也其不窮無噍殺燕安敖
辟之音無鏤鉦戍削檄縛之苦不專一家而壹以性情
攄其所學此其足以嗣響詩人而踵武其先哲焯然可
傳于後無疑也且今世務爲浮僞儂薄之行見有顯爵
高位或其人標榜足以致譽者則附和請爲弟子而於
桐子之命傳道受業解惑之師轉而嘲之寢而逆之又
其甚者而倍之比比皆是而先生之自命其集也獨以
近月樓名近月樓者其師顏鶴照所居齋也先生尊聞
行知在三之誼久而彌篤記所謂雖離師輔而不反者
視世之浮僞儂薄翹然無所摯于衷其爲人賢不肖何

如哉則信乎詩之有以持其志而承其師矣令子澧與
余同爲黟縣教官戊戌之春將以先生詩壽之梨棗屬
余序之令子植品績學如其先人斯序也不請之名公
鉅卿而獨以命迂疏扼窮侘傺無聊之子彼其性情學
識亦所云不隨流俗者耶余抑感先大父及先君子懋
學敦行皆有經義若詩古文饌箸藏于家而不肖迄以
困躓顛蹙未遑授諸梓以傳也序先生詩又泚然不知
汗之何從也

平西域頌序

我朝自乾隆閒平定回疆以來六十餘年濛汜我池昆

俞我阜聲震無雷之國悉主悉臣光臨不夜之城吾胞
吾與詎有陽臬陰獍自外生成短蜮長蛇敢于蠢動者
逆裔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始則伏穴西藩繼思游魂
內地寄殘喘于安集延之外疆又生羆煽么磨及布魯
特之人蚤還負蟹於道光六年七月誘阿爾圖什回子
跳梁沙漠犯順邊陲竊破喀什葛爾英吉沙爾葉爾羌
和闐四城忘其蛄春菌胡之危肆夫豨突狼奔之勢一
隅可負竟爾鴟張四顧自雄陰思蠶食且有窺伺阿克
蘇之志焉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萃兩省之貔貅軍與二
萬濟八旗之羆虎師試三千親授訂謨特簡上將以長

齡爲揚威將軍楊遇春武隆阿爲參贊大臣統陝甘諸路大兵暨吉林黑龍江勁旅芑鉦薇旄電掣星馳九天九地之兵戈矛照月四正四奇之陳旌旆生風明年三月我師在渾阿爾巴特遇賊敗之進至沙布都爾大敗之又進至阿瓦巴特連敗之天網三驅直搗不毛之地星旂七萃如入無人之鄉拉朽摧枯一月三捷雉藏鼠竄萬死半生方四城克復之時固一朝翦滅之會惟是撥麤摧腐鋌鹿已窮飛炬衝煙連雞失勢 天子重勞師旅軫念兵民謂窮鳥逃林不必焚巢之急枯魚泣釜無須布罟之勞命烏什以西量留官兵戍之其餘以次凱

撤旣昭聖武亦鬯皇仁然而孤禿盈凶合就燃臍之戮
五旛遺孽難逃傳首之誅鴟未變其惡聲狐猶逞其媿
伎天奪之魄時復生心冬十二月己亥將軍偵知張格
爾將乘歲終入卡爲亂士皆隼疾憫然爲一昔之期時
維鷹揚闖焉入三危之地跼鳶夜渡驚大兵之有神闕
虎朝鋪料孤注之無路蝸晴思觸迤邐從阿坦台而來
螳斧先摧窮追至鐵蓋山之下超距之徒踰嶺侏儻之
軀墜崖數月尸居一朝面縛當元惡就擒之日正大除
改歲之辰天且弗違民皆稱快在昔周宣北伐近在太
原殷武哀師不踰荆楚而詩詠玃狁之六月易陳鬼方

之三年詎若茲算稟九重開網有自投之獸地踰萬里
破竹無九頓之鋒象示參旗七日聞其吉語驛飛露板
一旬達于長安誰能去兵聞諸左氏之語我戰則克有
如孔子之言盡殲巨魁永綏邊徼環瀛喜洽戴斗愉騰
一曲饒歌聽策勳于太史兩階干羽仰媿美于中天小
臣無骨封侯幸際軒祁之武烈有心報國慚非韓柳之
文章謹志五言聯成百韻

郭年伯雲逵舍人八十壽序

蓋聞化醲酒郡守閣圖令艾之容春到鳳池門關誦思
東之句姑幕徐廣猶讀五經山陽尉元宜處三老靡不

澡身浴德玉色金聲故能履福衢而登壽車享麋梨而
躋鮐耄者矣洪惟雲達先生有道清門細侯高膺胸藏
二酉身是金僊腹有三壬生徵壽骨旣耕道而獵德亦
華春而實秋平輿之二龍皆才南頓則五行並下仰僧
彌以知法護擢越石而借楚金洵洞林之鉅儒亦燕臺
之上客也董昆進德允宜上計之書孟喜譚經蚤中孝
廉之選乃者雕龍匿采霧豹潛光饒泉明羲皇之思兼
陳登湖海之氣雖復署銜雞樹領職薇廳羣知李嶠之
才文章宿老爭識仲舒之博古事瀾翻而天上五花人
閒一佛青規得地賜錦便還丹轂忘情杜門卻埽豈非

九旋之淵鯢潘未足窮其深千頃之波澄撓莫能遷其
性者哉是故觀金心之在中驗黃髮之受祉采之中論
厥有三端當嚴尊觀察敷厯外臺紀綱庶慎君常澣
舍北佐餒坵南岸池雁門之區犵鳥獐花之地近臨瀨
水遠陟珠崖藉令效王謝之輕華慕原嘗之豪舉逐名
聲于韁鎖捐幽贄于弦韋觴酌凌波其前絲竹抗墜其
後詎不足以駕八廚之名士傾四姓之小侯而乃遠性
風疏清脩雪絜吳祐廩汗青之載王駿謝衣囊之名荆
州胡威敬問匹縑湘川孝緒不書官紙史稱令子君有
同風矧乎萬石之門三朝孝于惟孝八斗之才一世多

益韞多蒲柳緝溫舒之經綺紉非班伯之好黼藻道德
醞釀中和則所謂聲聞之壽不爽不忘者焉洎夫息意
時榮怡神家術畫孝友之傳著清白之銘肅太邱之門
風飭顏氏之家訓庾詞能對折彼委笄綜絹可遺擗其
命駕所以竇家有丹桂之挺馬氏皆白眉之良分長孺
之一經舉張詹于七世展驥則公才公輔銜鱸則經師
人師嘗三虎之炳文總五鳳之齊翼抑且晨集問安之
輩不辨羣孫晝聽傳呼之聲已見四代庭誥肅若德星
蔚然此所謂王澤之壽九疇首福者非歟今夫觥觥者
言爲壇宇廣廣者行有枝葉神峰內峻道宇外張隨武

子之治家動有軌憲謝光祿之接物門無襍賓然而大方無隅上善若水呵祖約之障籠嗤濬冲之散壽雲心兩人起膚寸而亦霖柏性茂族處巖阿而猶蔭江秉之瞻親串寇子翼之周故人券或焚于遺奴田則呼其續命尤凜衷之極則見穆行之芳型豈與夫踉跂爲仁蹶躄爲義可同年而語乎是又行道有福方受九寸之符陰德所基應握期頤之算所謂行仁之壽論符偉長者也至若渡蠃驅鴿以生物爲心梵夾貝多亦達人所喜早議小山之饌閒持蘇晉之齋清暉懿芬錫羨凝嘏于以拍肩于四結八公之側抗手于三山五竺之間引

翼曼釐慶昌枝裔豈不宜歟某等承乏珂鄉飫聆斐德
表正開夫弟八歲豫頌夫千秋溯旗翼之儲精得酒以
酉睹鸞龍之舞綵振美于辰斗注長生先紫陽之十日
花餐益壽展彭澤之三旬慶衍自天仙行于地看此日
松身鶴骨是汾陽二十四考之年華卜他時蘭檢芝泥
褻羅侯一百七旬之歲月是爲序

李春圃明府六十壽序

方今聖天子鴻開壽寓寰周騰嵩嶽之呼龍紀重光函
夏縵星雲之彩五百年必有名世值申伯之生辰八千
歲以爲春秋邁亥文之算甲經濟本文章巨手一代偉

人宰官卽菩薩現身萬家生佛如我春圃老伯大人者
根蟠仙李節仰時苗孫康之序維三馬氏之良第一慕
婁公盛德得鄉先輩宗風住僕射遺陂有古聞人遠志
倘喬雲霄而上定魁著作之班乃以金鏞石鼓先聲爲
墨綬銅章初步廿年拔萃曾空伯樂之羣牛刺剖符止
造益州之夢在郭元振初年作尉聊藉鸞棲而裴子餘
當路知名便看驥展則有長平古治上黨名都山近北
樓城開南解署條銜於司馬車試緹油躡仙履於飛鳧
庭閑葢杖卽以通班資格晉秩參軍還因佐郡賢能之
官神武地是邊關衝要星參野而域冀州人如太守清

閒臥長孺而嘯成瑄夫兩郡疊經捧檄祇贊龔黃一堂
雖聽鳴琴權知緊赤及報三年之最迺徵百里之才星
旆西發晉陽雷封北膺趙土博陵隄鞏千家之鱗屋胥
恬廣漢名留四竟之鼠牙永靖崇德湖名賢世澤祠建
二程鋤強蜚鄰邑政聲關踰八度乃者時剛讀禮姓名
先列御屏迨乎人記題詩需次旋膺帝簡洗眼到水雲
深處汴州作宦杭州壯心猶霖雨當年易水移旌瀨水
安洲攝篆初遷蓬島名區尹賞多才復換薛恭大縣飲
挹鶴湖之水弗教葺擷三秋遊停蠡宅之舟那識蛤分
五彩至其身披案牘手泐詞章膏黍恩濃憩棠人健自

能卻老何須井有丹砂共仰詒謀不讓家傳藍譜陳六
條之策宣防既議建大蘇繪二妙之圖仕版亦名登小
宋景祺有僕兼齒爵德而達尊三介祉無疆備富壽康
而錫極五看此日星聯旗翼荷九天稠疊之榮卜他年
壽永蓬壺上百歲康彊之頌是爲序